

新大陸

63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01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一年二月第六十二期



- 雲南九人詩輯
- 越南風笛詩社紀念輯

目錄

No.63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臧 棣	封條 2
王祥麟	開水的詩情／錘／火柴／驟雨 2
雷 默	紋／等著下雪／割草／風 3
楊 邪	拒絕 3
嚴 力	作案之前 4
藍 亭	回歸 4
遠 方	暖色 5
張 莖	波基尼公園 5
張國治	以城市之名 6
杜運燮	喜迎新機遇奇友 7
林 鳳	石頭記／世紀之約 7
余 怒	慢慢癒合 8
馮學良	再登神山 9
秦 松	春日詩抄 10
魯 鳴	飛 10
黃 梵	懷念／老城牆 11
呂建春	是一根弦 11
紀 弦	坐在抽水馬桶上想詩 19
方 思	給一個鄉下女孩子 19
尹 玲	瞬間 20
夢 詩	老人與故鄉 20
黃伯飛	一個“老”字／答問寫詩過程 21
黃奇峰	加油 21
伊 沙	重要的是節奏／最黑的睡眠 22
李雲楓	暮 22
陳銘華	秋／小路／風箏／汽車廣告 23
林忠成	餓鬼／向上帝訴苦／戒色 23
葦 鳴	2000年秋冬之際的現代漢俳十六 24
秀 陶	世上打油者，人亦打其油 25

雲南九人詩輯

◎海男：十二行詩◎洪海波：從愛人身旁寫起／出生證／主觀主義◎哥布：匹之死／母語◎鄭千山：面對一塊石頭／卡夫卡／在一切頂峰之下◎樂林：紀念／畫家的法則◎易暉：告別的年代／七樓陽台／季線◎曉玲：二十一世紀的海濱／情歌／支撐的柱子◎楊旭恆：夢歌◎賈薇：狗和羊／鞋子·鞋子／故事 12-18

越南風笛詩社紀念輯

◎徐卓英：慶典／情人世界／紅頂小屋◎古弦：自寫像／給愛兒維詩◎林松風：蘆葦詩抄之拾壹◎夕夜：夜讀故鄉秀娟的信／一條陳舊的乳罩◎藍兮：就把臂彎交給伊◎李志成：心事◎西牧：提趣／無聊之外／導演笛郎一個二月的晚上◎秋夢：魚的心事◎荷野：幻，妳乃起點◎藍斯：春茗／寫給妻讀的詩◎鄭華海：西貢五行◎泡沫：橫斷面◎黎啟鏗：逍遙的去處◎心水：黑痣◎異軍：婚期◎冬夢：後窗◎石羚：從畫中走過◎附錄一：風笛年表（荷野）◎附錄二：笛聲（秋夢） 26-31

譯詩

非 馬 雙語詩：莫娜麗莎的微笑／觀音 32
張索時 杜伊諾哀歌◎里爾克 33
鄭建青 里爾克法語詩 36
桑 克 英國詩人拉金詩選② 37

評介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9
紀 弦 談寫詩與讀詩 40
非 馬 《非馬的詩》自序 40
鄭建青 談〈詩〉 41
劉耀中 最後的英美詩作② 41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臧棣

封條

這是春天的早晨：
幾只鳥的聲帶像奔在
樹枝上的細繩。太陽
像一個蓋了紅布的菜籃。
粗壯的白天正在誕生，
雖說這並不意味著
黑夜像一個接生婆。
閃過的意念中，有些事
看來確實已終止，
另一些則應該說從未
被打斷過。這就是為什麼
語義猶如游絲，而
伸向發亮的靜物的手，
如果不像游絲，那麼
被叫做撫摩又有什麼意義。
青灰中帶點幽藍的霧
正在蒸發曾吸引我們
變得更赤裸的懸念。
貼上去但少于瘋狂
是疾病中的疾病；
摟著並多于瘋狂
是犧牲中的犧牲；
我記得一些用來辨別的話
曾像這樣被用于勸慰。
而真正的瘋狂很少
被恰當地承受過。
無名的祭獻太深奧了，
所以才會有引誘變得
刻薄，快得像沖刺。
這是春天的早晨；

■王祥麟

開水的詩情 驟雨

心口一熱
飄出一朵雲

落腳處
一瓣瓣水花

鯉

雷響
開謝

呆若浮木的兇徒

2000年寄自加拿大

火柴

寸木，怎能遏阻
皆裂嘶響的怒火？

煙
蛇立作答

但問題是，這是
春天的第幾個早晨呢？
就彷彿與此相關的是：
我這樣進入我，沒有
其他的世界，沒有
更了不起的混沌；
最重要的是，好像
也沒有別的肉體
又被像一扇門這樣
輕輕地在半空關上，
並被蘑菇雲貼上了封條。

2000.4 寄自北京

■雷默

紋

古董商叫囂著
千年古陶，遍身紋理
這是時間的見證
這是歷史的裂痕

大海咆哮著
五彩貝殼，斑斕魚兒
這是自然的色彩
這是上帝的足跡

大樹呻吟著
美麗木紋，如歌行板
這是光的蹤影
這是風的記憶

清晨，在平滑的
鏡子裡 一條紋
一條細細的水蛇
爬上了額頭

等著下雪

大雪了
阿媽說，快下雪
俺要腌雪菜

阿爸看看天
老天快下雪
凍死蟲子禾苗壯

二毛呆在去年的雪地上
雪，怎麼還不下？
我和芸兒好打雪仗啊

割草

草可有生命
多年前，它生長在
河岸上、田埂邊
兩株玉米的中間

鐮刀可有生命
握在我手裡
黑亮的木柄
留著溫

鐮刀舉起
草慢慢地躺下
我正在倒下
誰收割來著？

風

那是一只球
門前滾過

誰家的孩子
沒去幼稚園

十月的陽光
細得像金

噫？孩子呢？
原來是風
嶺上來

■楊邪

拒絕

拒絕一枚釘子
進入木板
深陷其中

拒絕一只蘋果
開始
由內而外的腐爛

拒絕一首詩
被人吟詠
產生流傳的傾向

拒絕一名女子
頻頻顯露
不夠曖昧的笑靨

拒絕一個孕婦
讓這世界
再添一份熱鬧

拒絕一位母親
漸漸走上
離開的道路

拒絕一根時針
永遠跟蹤
消逝的好時光

我們應該
找到拒絕的方法

■ 嚴力

作案之前

電話鈴從我枕著的書報堆裏響起
具有代表身份的
被現代文學忽略的主角一字一句地告訴我

槍
已經準備好了
還有炸藥
和
改裝過的汽車

我企圖準確地表達一下上陣前的沉默
但由於流行的視覺暴君對語言的欺壓
人們的嘴中只剩下一堆堆毫無反應能力的
仰賴廣告與習慣的誇大之辭
我也不能避免
我對著話筒一時語塞

我及時地把會合的時間地點
轉告了其他幾個同夥
和我一樣
他們厭倦了辭窮語衰的商業用金錢交談
也和我一樣
這次被定為“恢復深度”的行動
準備此後的餘生

想到不用多久
內心的表達將再次變得富有
我手心裏就冒出一層層書寫生命的濕度

灌下作案前的半杯慶功酒
我與將去搶劫文字銀行的信心一起
再次理性地端詳了一遍
攤在人類身上的路線圖

■ 藍亭

回 歸

教堂在光的直線中沉默，聖歌
風的誘惑裡糾纏著曲線上升

流出的不只是感受，衝動的不只是
所有殘留的語言，過往的不只是路人
而起身，而奔跑，而飛翔
而被迷惑的不只是我們

從崖向下縱身，部落的鼓聲喚醒
一切故事的序幕，墜落的不只是重心
而飛揚的也不只有玫瑰，隨黎明到來的
也不只是光明，圖騰
終要回到遠方的牆壁之上

起點這樣被淹沒，被分割成另一半島嶼
期待的不只是萬能的神，而靈歌
在月落的山谷回應狼的怨嚎，被回復的
不只是痛苦，而起身，而狂舞，而冰冷的皮
膚
劃開鋒刃的刺，流出的不再是河流

這永遠只能是一種回歸
遙遠的不只是等待，停止的
也不再是期盼，延續的也不是生命
呼喚回歸的是一切坎坷路途的起點
尋找的不再是叢林，田野，或者綠洲

野性的吶喊，本身就是命運
活著，本身就是回歸死亡

2000年寄自費城

■遠方

暖 色

不是黃沙滾滾給
 千年不變的夢魘看後
 仙人球大方的綠
 不是荒郊野外
 黑漆漆中
 那盞冷麗的螢火
 似乎也不是
 封凍連月的陰霾
 終被利劍刺穿後
 流出的喜悅
 其實 我也不知道
 真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什麼
 也許只是想
 到哪兒去
 扯一片暖色
 一片屬於宿命的
 暖色
 可以裹緊
 時常畏冷傷寒的

■張

波基尼公園

Boggini Park——San Jose, California

這裡坐著聽松濤
 聽鳥鳴蟲聲的人
 是那年暑假在南海路植物園
 徘徊的自己嗎？

那年夏天
 一定還留在原地吧
 只是想不通
 整座荷花池
 怎樣遷移過來？

想著，想著
 直到一隻青蛙撲通跳入池中
 我才驚見
 漣漪裡映出的
 依然是那朵
 含苞待放的青蓮
 以及看蓮的那人
 留下的疑惑容顏

2001年二月廿五日·加州聖荷西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 謝	無名氏：	\$50.00	支 持
	風 笛：	\$100.00	
	陳 寬：	\$20.00	

居住在一個令人惴惴不安的城市
危機四面埋伏
蒙面冷血，殺手暗伏
致命的兇手
槍殺、肉票、綁票、撕票層出
人民記憶快快遺忘和健忘的城市

居住在一個
腸病毒、登甲熱、豬瘟
病毒隱身的城市
打開頻道，人人都患電視焦慮症
新聞快報、整點新聞
沒有一絲絲平靜的城市
居住在廣告中說的
幸福美感，健康、希望、活力的城市
看不到陰暗，謊言標本的城市

居住在一個
灰鴿子天空的城市
白鴿失業，廣場集體覓食
路邊人人劃地擺攤
遇警逃遁，騎樓既非行人可走
機車停滿，車比人多的城市
居住在一個劃滿紅黃白線，街道
計程車橫行霸道，魔拖塞可四處
流竄，警察忙於路羈拖吊取締的城市
居住在警察勳章與吸引力婚紗
黃金珠寶店與垃圾堆疊相鄰的城市
螢光警訊，掃街車劃過城市髒亂
居住在一個垃圾大戰
垃圾成堆成堆移植街道
人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匆匆掩鼻而過的城市

居住在一個下水道

柏油路挖土機挖挖補補
人心破了不補的城市
人人往街道吐一痰
啐一口檳榔渣
人人丟一個鋁箔盒裝寶特瓶
人心資源不回收不環保的城市

居住在一個不友善的城市
人人感覺失控
速度失控
陽光空氣失控
失血過多
油脂過多
分貝過高
減肥瘦身美白的城市

居住在一個矛盾、分離、對峙
選舉旗幟，站牌、電線桿、天橋、橋樑
四處懸掛，視覺污染的城市
竊田據路，人人設網訊比指數
政客創造各種第一的城市
極度疲倦，貧乏，躁鬱
在一個耳語與謀略
尖銳對立
隱身語彙、訊號後
謊言與真理撕扯的時代
在真相不斷被抹黑
真實與事實擦身
真理被測試
愛心被秤量
整個城市陷入極度狂熱燃燒
膠著不安情緒擴張
在一個符號即將揭曉引爆的城市
惴惴不安

2000年寄自台北

迎來千載難逢的機遇真是好運
振興中華在新世紀要邁出驚人的步伐
喜事不斷，眼看一件件都要實現
不妨為這個春天多說幾句吉利話

中華民族積貧積弱幾百年
今天要治好病，智慧大放光芒
不但要辦最好的奧運，多拿金牌
載人飛船還要上天開拓新邊疆

神女驚嘆天下第一壩，笑迎新西湖
信息業大普及，“點擊”聲越來越密
北京人要暢飲長江調來的甜水
廣東人要天天用雲貴高原的東送電力

我的人生雖然已進入冬天
今年心裡也充滿特別濃的綠色
因為好幾個春天巧遇在一起
我也想學惠特曼高唱大路之歌

如今一切都在求新求變
人要活到老變到老，老人也要變
即使是一天有新改變，更聰明一點
也算戰勝了一個新的挑戰

國家民族有千載難逢的好機遇
衰病老人也有自己的獨特春天
只要還能多發一天的耄耋之熱
就是不虛度奔向信息時代的一天

注：1999年底，我寫了一首〈迎接新世紀寄友〉，打印在我兒子自製的賀年片上，算是拜
年，也是通報近況，親友們尚喜歡，海內外有幾
家報刊還登載了它。不覺現在已到2000年底
，想再寫一首作為2001年的“賀歲詩”，聯繫到
上一次寫的，決定今後每年都寫一首，作為“賀
歲詩系列”。只要還能寫，將繼續寫下去
，希望親友們也繼續喜歡。

■杜運燮

喜迎新機遇寄友

——賀歲詩2001

■林鳳

石頭記

兩塊長翅的石頭
火拚
想敲碎對方的硬
一場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戰爭激烈而少有規則
彼此奇怪地圓潤了一些
火花 親切溫和起來
擦出了熱度
氣流在加速
光偷偷碰撞了一下
突然面色羞愧
看見了一條河流中的兩根肋骨
彼此握手言歡
巴掌和會
共同簽訂和平共處五項條約
竊竊一笑
鑽進一條紅襯衫

世紀之約

我已知此行的方向
月光中不滅的杯中之水
踩過五月的鮮花、荊棘走進九月
鍾愛的人斜倚紅樓
露出迷醉一生漢花園的微笑
深邃的目光中純淨的海洋
赴約的步伐 如此堅定
是什麼使你放棄流泉的喧嘩？

2001年寄自北京

慢慢癒合

一

結構是街道和喘息
燈亮了，為什麼哭？

一切是準備好的，該來就來
綜合了各種叫聲

可以在結構中拋棄屍體
視她為患了遺忘症
的妻子，難免天真一些
但還是從前的肌肉

在拐彎處下判斷，慢著
先堵住她的嘴，再分類
身子藏好之後
再吐，吐就吐個夠

話說一半，慢慢晾乾
細節是一個瘤子
所有的結構都要她
予以配合，在蘇醒前站住

二

動作是自發的
她的昆蟲大腿太細
燈光無休無止地抓她，用影子
抓孩子

她在臉上現形
裡面的爪子，向外伸
將臉部從高處卸下，慢慢得到

胸部的印象

理髮師的手感：但不要
老摸牙齒。睡著了
被夜裡的蚯蚓咬傷了，在腿上
抹一點清涼油

擰開水龍頭，銹了
像紫色一樣發呆
乾癟的老頭，回頭一笑
而感官，水滴

三

受不了太低的聲音，她
露出女兒身。回憶和
靜脈的結構
代替她昏睡一會兒

吸入空氣，請求
得到諒解；吸入，呼出
間歇性的咧嘴動作
讓出身體給它

怦怦直跳：空腹，睡眠，鐵絲
籠子，神經官能癥
遠處有人鳴笛
她抱著多疙瘩的樹

請出示身份證，請繼續睡
站著，不需要耳朵
剛剛下過雨
泌尿系統的傷感

四

從女人的角度看窗外
是一個肩胛骨
摸一下，感到疼痛，不如將
亮著的燈泡浸到水裡

房子裡有動靜：動和靜
不露身份的興奮
睡美人和一枝卡賓槍
柔軟和驚愕

抑制不住，快，快斷了
轉動很慢的滑輪，轉動
木頭還是木頭
孤獨還是孤獨

天黑了，藏好嗓子
把折疊椅子折疊起來
望著她，不作聲
眼睛睜成眼睛的樣子

五

眼睛睜得大大的，具有
殘疾人的批判力
渾身的物體之戀
看你腫成了什麼樣子

椅子為猶豫而設
坐下，彈簧斷了
女孩老是摸耳朵
手淫需要聽覺

鹹魚回到魚群，平靜如昨

為耳朵喝彩；為響聲

找一疊複寫紙

兩個名字的重逢

叫一聲，身子從膝蓋上

滑下來。少女皮包骨

不切實際，給人以

多處脫節的感覺

六

安慰了一條街，她又來到

柵欄前，穿過

她的身體裡魚游得慢

一排房子投到水裡

夜不像夜，黑褲子濕了

一小時一顆一顆滴下

突然轟隆一聲

一個白天完了

吐舌頭，同時發音；被控制

的笑聲。從躺著到坐著

突然轉身的美感

五指伸出來

用點力，稍稍反抗一下

陳舊的結構

反覆比較，剛剛過去的

處女一秒，少婦一分鐘

七

幸福過了頭，妓女的屍體

與夜鶯的屍體埋在一起

該乾燥的地方潮濕

該潮濕的地方乾燥

一滴水驚著啞巴

而一個啞巴，是一個長句子

一個圓是捲著的

抖開，一個平面掉下來

房子裡面是空的

外面，一根繩子繞著它

一個女人，站在樓梯上

解釋這種慌亂

裡面總比外面黑一些，她居然

還穿著黑衣服睡覺

有一只被撕碎的老鼠

在燈光裡撲著、撲著

八

燈光有強迫性，不不，是被

抽去彈簧的

那麼一點彈性

莫名其妙的鞭打，妙極了

要靜，要放鬆

一滴滴，滿足房子的要求

恐懼與安靜的摩擦

紅色還是橘紅色？

由他去催眠，但不傷害

生理學家的回憶

濕的就是邪惡的

周圍安靜，假設水滴

像耳朵，安慰他

紫色得到了共鳴，亂得很

許多房間在房子裡

■馮學良

再渡神山

——寫給自己

再看山

我的歲月

突然崢嶸起來

一如山的懸崖峭壁

光滑 清晰

時近 時遠

不同的角度觀看

輪廓千姿萬態

在詩中 飛出

山

豈是筆墨可描述

車 過境了

山 睡在縹緲間

而我心中的山

早在前方

屹立

註：神山，原名哥打京那巴魯山，相傳是當地土著卡達山人死後所棲息的最後樂土，位於馬來西亞沙巴州，是東南亞最高的山，海拔高一三四五五尺，又叫中國寡婦山。

2000年寄自馬來西亞

■秦松

春日詩抄

春節即興

轉老返童之年
不管龍蛇犬馬千禧萬禧
樂於佳餚飽嚙迷戀成長
燈火輝煌不放鞭炮
炮竹沖天而過
浮海騰空而返
驚艷於水仙臘梅之清冷
仍然樂於肉食熱飲
迷戀萬象更新之白
一元復始於
太陽的原生之黑
無所謂春聯橫豎
福到不到
菸如既往咖啡照常
奶精與糖不可或缺

鴿子的假釋

自在自由的劫殺中
和平在和平的逃亡中
下午茶의 黃昏
咖啡夜的玄黃
覓食造愛依偎取暖
遊樂逃亡在一條血道
情歌戰歌唱一種風景
鴿子的假釋
翅膀在呼喊天空

■魯鳴

飛

飛是一種很好的感覺
我看待你明淨的部分
亂之中，我們在世過客的身份
被標明得如此清晰
當然，你可能不知道
我患了憂鬱症
斷然隔絕的命運在你出現之前
已經雪雨一片

你沒有老
以至于我可以模仿你飛
試想天空仍然蔚藍
我的白髮成為強勁的羽毛
照著你不顧一切的姿式
柔風裡，塑造我的形象

飛是浪漫的亦是疼痛的
穿過霧氣和冰霜
你的光猶如太陽
讓我看清並溫暖自己的翅膀
肯定，飛與不飛
結局不會一樣

斷章

火浴之後碧空如洗
雲想衣裳花想容在古代
酒在唇邊 雪月在酒後
菸在咖啡座上咀嚼石頭

雪上足印來去如
冰膚上的紅唇
溫暖壺中日月
春來不來釀造四季芳醇

2001.3.4寄自紐約

■黃梵

懷念

刺目的水域，被消息緊迫的聲音纏住
被一陣陣迷惘成性的風，吹成新穎的果園
鋪張的懸念隨錨重重砸痛哲人
天才的去路只指向砍殺天才的方向

或者對峙使禁忌減弱成一條河的乳名
光榮四溢，在歌詞的裂縫間露出振奮的拳頭
無辜的渴意向著交談不盡的詩篇進軍
崇拜了美食，帶來輕盈的陰影

或者從今後身懷亡靈的絕技
成就一群群在玻璃上行走的慎微之人
龐大的廢墟，一旦你朝向極地的光芒
帝王的歌唱便像海誓一樣荒誕

老城牆

讓我想想

讓我走走停停

讓我在寬大的桌面上寫著再停下
城牆拆破時的老淚縱橫
隔了多年，去年才落下
那是爺爺體察是非的腐爛的聲音
風帶著喃喃自語的背棄來到窗前
風比我更熟悉沉寂中的縫隙

讓我再想想

讓我把勞動的右手和想入非非的左手分開
讓我在落日餘燼中想念一個吐煙頭的老人

■呂建春

是一根弦

是一根弦
傳播自身的韻律
逢著天空而成雲
逢著雲而成鳥
逢著鳥即成林
逢著林即成山
逢著山巒成瀑布
逢著瀑布成江河
逢著江河即成海
逢著海逢著浪逢著風
逢著山逢著鳥逢著天
逢著萬物成樂章
有山在增長
有石頭堅忍地形成
有星星如泡沫
有清月芬芳的光華
有果實爆裂
有種子萌發
萬物的韻律在共鳴
是一根絃在共鳴迴響
迴響天地萬籟

2001年寄自San Jose

他在清醒的文物清單上一腳踏空
隔了多年，還記得他的得意的安慰
讓孩子們圍住城根的老槐
再為搶吃槐花的一刻忍俊不禁

讓我再說說現在

千百年的城牆不翼而飛
因為人們對它的愛時好時壞
面對這自圓其說的失敗
我讓我站在十步開外

■海男

雲南麗江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女詩人之一。出版有《女人傳》、《是什麼在背後》等小說、散文、詩著作二十種。現在《大家》雜誌社工作。

十二行詩

3

我看到憂愁，限制著兩個人幸福的解釋
在海埂長堤，他們不幸宣佈了末日
忽哨聲便聲音中斷
這是我們在水底生活了13天
被藍色所折磨的嘴唇終於
厭倦了說話，厭倦了謊言和忠誠後的緘默
哪一只雲雀擁有世界上最小的翅膀
擁有一波三折的機會
把憂愁裹起來，讓身體在秋夜結冰
我已厭倦穿上黑色鞋子
重複一句話中隱藏的寓言
就像看見憂愁使他們只身生活在凹陷處

4

這是通過他們的紙牌
發出來的最危險的旋轉，在旁邊的圓桌前
男人並沒有從一個撒謊的女人那裡
看穿了什麼。甜蜜的謊言
使那個女人的腳由赤裸到穿上鞋子
有一根傳說中的魔杖可以敲響
我們耳朵旁邊的任何一根柱子
現在，你知道了，謊言用起來
是多麼甜蜜，魔杖也是如此
使我們的耳朵失靈，使我們會分離
而他們手上的紙牌，使遊戲的危險
嵌緊，使半夜喪失黑暗

11

水上的佈景已經撕開，被換下來
至於我的耐心到底有多大
他曾經在九月裡的一天將我引向臥室
在褐色馬群的深處，6點鐘我們醒來
我是否已經完整的得到過他的撫摸
在撫摸之中，在一顆精美的櫻桃
即將消失之前，我是否相信過他
已經被損傷，已經被一座孔雀開屏的城市
羽毛紛揚後的寂靜之聲
損傷了他內心的一束光，損傷了那
無暇的夢想，並且留下來
他是否讓我相信，在褐色鳥群飛走之後

12

只有牧羊人會在早晨5點鐘
將我吵醒，他的鞭子
除了抽打著齒輪之外，也在抽打著
城市的莊稼，除了抽打紅棕色的泥土
也在抽打著綠色的短尾巴動物
我的男友不在身邊，他無法與我同時
那個牧羊人出現在窗外
牧羊人的鞭聲證明我們的分類
有純潔無暇，有叫嚷聲和哨聲
有深紅色的玫瑰，有猥褻的笑聲
牧羊人的鞭子上有種種跡象
就像一個人站在身後，他那模糊的神色使我心動

■洪海波

1968年生於上海，祖籍江蘇吳江，雲南昆明人。著有《山中討論》、《靈魂島》等詩、散文數種。

從愛人身旁寫起

坐一個平常之夜
聽著愛人熟悉的咳嗽

我想起螞蟻們的精神源泉
想起堆滿糧食的倉庫
和守衛門戶的蟻兵——
他們為同一個家盡心竭力

故土不在眼前，但鄉情使我留戀
山風像牛叫，露珠冰涼
我用一種方式入睡，接著做夢
或夢地獄，或夢天堂
兩處均客滿，仍回人間
愛人向我無力地招手
醒時，我和愛人各浸濕一塊枕巾

出生證

動亂年代，黑鳥
在中堂屋檐下避雨
白光照出烏鴉奪目的亮點
漫漫守夜，同類鼾聲如雷
從根部掘掘命運
清虛的雨，灌溉農田
實際灌溉了心田，這便是一個農民隱藏最深的秘密

松樹林，孩子的領地
時常都有小打小鬧的
戰爭，或沒有月光的童話
公路那邊，看不見城鎮
他們：十八歲以上的人
精力旺盛地砸爛一切，掛到
旗杆上，表達他們的主義
用來填平他們的路
論點在很怪地傾瀉

公路這邊，玩累的孩子

很想回家，殘破的門半開半閉
孩子，像從前一樣走進家門
看見，父親母親的血在滴
陰天出生的孩子弓腰駝背
夕陽，在昨天，流血。

主觀主義

我不被你們統治
我被主觀主義統治
在一件普通的事中
天也會塌下來，塌到腳下
又變成天，一個循環過程
一記響亮的耳光，一種內在聯繫
可說成撒網捕魚的現象
五個老漁民的墳地
就是這樣。

在灰色的土路上
雄鷹沒有留下足跡
但力量已鼓動最深的塵土
下面的岩石也開始沖動
其中為首的那塊竭力改變位置
在漫長年代，醞釀一場地震
當爆發後的寧靜刺痛心臟
必定有嬰兒的哭聲越過廢墟
越過千軍萬馬的群山
訣別類似母愛的溫情
去建立另一種溫情
在自己的領地向心上人求婚
從事繁重勞動
平靜地死亡再生

如果我有幸
站在未來的廣場上發表演講

那我仍然要說：
我不被你們統治
我被主觀主義統治
就是這樣。

■哥布

哈尼族，1964年生，雲南元陽人。出版有詩集《母語》、《遺址》、《少年情思》和散文集《空寨》等。現任紅河州文聯編輯、哈尼族文學研究會會長、《梯田文化報》編委主任。

匹之死

匹擔負著承傳哈尼族宗教和文化的使命

我的歌覆蓋過無數山峰
我的歌訪問過無數村寨
我的歌抵達了無數宴會
我的咒語創造了大地上的草木
和天上的星辰 我的祝詞
造就了人們吉祥幸福的夢境
是我讓喜鵲在村頭的萬年青樹上
燦爛地飛翔和歌唱
寨神節的夜晚
我把山寨變成了歡樂的海
通宵達旦 祝福的句子
撫摸著每一顆跳動的心
由於對詞語的迷戀
我的降生變成一個奇蹟
命中註定皈依詞語
詞語包裹著我的肌膚
包圍了我的眼睛和嘴
當我釋放出它們
你們就享有了祥和的陽光
享有了火塘的溫暖

和愛情的甜蜜 多年來
只要我歌唱 樹上的鳥兒
也會停止了爭吵 多年來
我送別死者 撫慰生者
讓死者活著 讓生者愛著
我用詞語捍衛世人的靈魂
我幾乎是一個萬能的人
只有一件事讓我深感痛苦
那就是作為匹
作為寨神和大自然的魂靈
我無法抵禦金屬鏗鏘的聲響
不僅僅是我 所有的人
甚至萬能的天神煙沙
都擋不住這罪惡聲音的侵襲
與金屬的鬥爭 你們
人和神 誰都無法迴避
為此我奮鬥了整整一生
現在 我已精疲力盡
需要躺下 好好休息
女人呵 省下你們的淚水吧
時間和空間是無盡的
苦難沒完沒了
也別為我誦經引路
我早已和祖先站在了一起
讓我與山峰寨神梯田和飛鳥
作最後的告別
詞語的煙霧
自我的身體散盡
詞語的火焰
自我的心底熄滅
我最後的詞語 或者
我詞語的最高形式
將是

無 詞

母 語

給了我那麼多的詩篇
扶我走進一片片溫情
為我揭開世界的面紗
而這麼多年來
我所做的唯一事情
就是一步步遠離你
那些溪水旁的樹木
那些梯田裡的生命
它們閃閃發光的名字
在我的詩裡暗然失色
我睡夢中的祝詞
親切而精闢
當我睜開眼睛
它們倉皇而逃
把我當成了外人
這麼多年來
我所做的唯一事情
就是一步步遠離你
我不知道如何彌補
時間犯下的過失

■鄭千山

原籍湖南岳陽，1964年生於昆明。1987年畢業於昆明醫學院，現為《春城晚報》副刊編輯。出版有詩集《千山之上》、《悠長的尾音》，散文集《雁語書香》、《金剛般若的啟示》等。

面對一塊石頭

在無話的時候
我看著一塊石頭

它不會凝然不動
一忽而大，一忽而小
它也許不是一塊石頭

透過那種想法
我看見它是透明的
就看著它的中心
它很透明

穿過它，依然是一片風景
如平常一般移動
蟲聲、草味和一群人
和平常沒有什麼不同

伸出左手
左手介入中的風景
伸出右手
右手介入中的風景

旋轉 搭配 旋轉
從簡單到繁複
分解 溶化 消失
從繁複到簡單到無

面對一塊石頭
我看著
我無話可說

卡夫卡

卡夫卡，危險的夏天過不去了
在靈地殘忍的六月，你嘶啞地說
“不要靠近我，艾麗，離我遠點”

你只能這麼說吧，蒼白無力的唇
吻

在蒼白的牆壁上留不下印跡
整整一個月

駐空的軀體和那些夢
在布洛德的悲傷中運回了布拉格

夏天就這麼過去，有時會有人想
卡夫卡的眼睛真大
書信很詭秘
作品幾乎從來沒有尾巴
在枯燥的風中
有人看到一只孤獨寒鴉
抑鬱又勇敢的寒鴉 飛過
天空就生動起來
Kafka, Kafka, Kafka !

在一切頂峰之下

在一切頂峰之下
任事件堆積起生存的骨架
無關的部份無聲地腐爛
那一片海一般的寬闊
寫滿你滄桑的額
我疼痛在一陣走慢的鐘聲中

■樂林

原名張富友，1989年畢業於雲南師大中文系。

紀念

這本弄亂弄髒的記事本上
黃色的煙從一頁竄到另一頁
任意改動你光滑面容 粗糙年華
我的手接觸疼痛 愛情誕生
十七歲的你把夢畫成葵花
那種神態 那種姿勢
讓人想到更深入的愛

極不情愿的日子是在稍後的樹下
你因飢餓整日心神不寧
青春隨意控制你的眼光和心波
我的心沉重但依然沒有足夠的份量

二十歲的你把臉畫在水面
波動著聚散的暗然光芒
讓我看到作假的痕跡

不能掩飾心情的夜晚你長夜不眠
有一隻手讓你失望 有一顆心不
夠激動

真的和假的語言交織成陰天
我的機會太少 不能心平氣和

二十三歲你有了愛的經驗
一些花 一些門變得異樣
讓我知道曉弓著腰的女人無話可

說

另一種意義也許也一樣重要
悲傷換不回女貞的烈烈之火
但男人與女人的事依然合乎天理
我的眼睛模糊 分不清過去現在

二十五歲 你老態龍鍾
風花雪月變得無比遙遠
讓我知道不大不小的女人會濃
縮

這樣看你紀念沒風沒雨的日日夜
夜
愛你的男人和傷你的男人還沉默
著

有人走了樣 有人還如故
二十五歲之後
你知道如何安慰自己
知道怎樣和自己相處

畫家的法則

索菲婭橫行世界的眼睛盯著一張
床

一床少見的藍被子，兩個造愛
的人

一條延綿的海岸，起伏不定
一條波浪的線路，峰谷交錯
我被高懸的釘子掛起
一副球拍間夾著發舊的羽毛球

牆的兩面，堅持在黑暗外生活
我接受沉默

身邊的無數家庭也沉默
這比亂倫更令人奇怪

只要處於某種狀態
用一種活動代替另一種活動
幾乎是最愚蠢的法則
有效率為零

■易暉

1964年生於雲南，1987年畢
業於昆明大學中文系，1982年
在某報社工作至今。著有詩集
《告別的年代》。

告別的年代

告別的年代
你扔掉一堆舊衣服
扔掉青春 女孩 有害食物
你站在穿衣鏡前大談養生之道
一本正經 衣冠楚楚像個騙子
稍後便步履匆忙
走進擠滿名牌的大道
然後你說 今晚去跳舞好嗎
這麼紳士的包裝
和女孩吹些什麼呢
大學舞場的女孩
會不會覺得我老

這件棕色西服
是不是意味著
一種純真的褪卻
一種永久的告別
然後你說
從此就不會
含苞欲放了
比如穿件花綿襖 走在街上
突然跳起芭蕾舞
從此就不會
在日上三竿之時 班也不上
猶閉著眼睛
談著流浪
之後 你在酒肆臉龐通紅
數著過往熟人
數著無數的告別

七樓陽台

七樓陽台光線是最好的
植物的心情是最好的
梵高往往在星期天作畫
我也想做點什麼
沒有小孩子在屋頂蹦跳
老人們也難得上來閒聊
我的心是無人踐踏的草坪
七樓陽台外可加一個鐵柵
我的棕欄將會張開它的手掌
上可攬月
它可以引來
白的或灰的鴿群
我的妻總是在6點或8點出現
有時她在上面招手
燈就已經亮了
有時她留下“老公我去打麻將”走了
也無所謂

我也難得在寬大的陽台獨坐
間或把頭伸出窗外
看對面相同或不同的生活
有人說七是一個幸運數字
我年復一年地 在七樓陽台種植花草
我帶來海棠 玉樹 康乃馨和玫瑰
七上八下的陽台之外
幸運的鴿群還沒有來

雪 線

在我的印象中
夾在雪峰與深谷之間的那條雪線上
有濤 有陽光和海
六角形的雪花飄落 不見候鳥
這是欣賞風景最佳的角度
許多人越過雪線
頭上就覆滿了冰雪
有人消失在深谷
這是最好的結局
這個季節會有大群的遊人爬上來
在雪線上行行走走
然後肩負行囊 各走四方
去到山頂 還有很長的路
你我這樣的年齡
到了雪線
不能輕易轉過身去
下次我們還要在雪線相聚
帶著登山的繩索
在這條熟悉的雪線上
依然會有當地的女孩相隨
我們還會從雪線出發

■曉齡

1963年出生於昆明，納西族，大學教師。有詩作

二千餘首，出版過各種文集多部。

二十一世紀的海濱

列車停一停！快車道上的信號沒有止境
看不清窗口的玻璃，上面的側影已經凝固

我們要在遠離郵局的地方談話，把一切
干擾關閉

我會從一杯茶中看出奔走的路線，以及
下一站的終點

在海濱我要獨自行動，聽天由命
要讓你找不著我，就像你在中途轉車
你一塵不染的新車窗將引來下個世紀的
蝴蝶

到黃昏，蝙蝠的價值開始高漲
蝴蝶在恐怖中奔逃，落在海水中
你回家的路延續了這種掙扎，使我雙目
緊閉

我已經在海濱安排了祭奠儀式。然後我
要離開

任海水拍打地下的暗堡。我懷著憐憫
看前方的海濱內外交困。在無限制的奔
跑後

列車停下的方式解釋了每一種死亡自然
到來

情 歌

鄉村的男女青年，孤島騎士跟情歌有關
身體先熱起來，帶動了靈魂傑作
一個超前的本份人，操縱著重要洞穴
名人關心的永遠是快樂和放鬆
在幽閉的地方有一些城堡，你尋求保護
他們教你情歌，另一部份由上帝來暗示
那些深入人心的歌詞被孩子們模仿

你看那閃電，那就是境中的愛
情

情歌努力使愛情變得真實可
信，使你

心甘情願做一些事，你一直非
常清醒

你知道嗎情歌從來是唯一的東
西

即使你無法確信你也要唱著情
歌前進

支撐的柱子

柱子像充實的婚姻一樣
留不住風、還有沙。該在哪个
部位

長出嘴？

柱子現在呈方形，退到水泥中
央

光滑的樓面，裙子再也不能依
靠柱子

令時間產生退讓一步的念頭。

十七世紀

就是憑柱子活到今天，長出潔
白無暇的

鬍鬚

古典音樂停泊的地方，柱子刻
成某個

時代的人

彎曲成一把精緻的小提琴。只
有柱子

挽留了寬大的白袍，可遇不可
求的自由

剖開制度和法則，紅霞般地
快樂和犧牲。天塌下來有高個

子撐著

白色柱子就是高個子

美的碎片通過它

能不能癒合

■楊旭恆

1966年生，1989年畢業於雲
南大學中文系。1997年出版詩
集《完整的鳥》。

夢 歌

一

絕望的甲蟲
披上月亮的霓裳
躲進岩石背後的陰影

二

她在歌唱
頹長的烏絲直指藍天
呵，時間的長河

三

樹的背影
想像潛入根鬚
夢正欲破土飛翔

四

水份子——生命的色斑
用輕率的嘴呼吸
乾旱的季候等待自由的風

五

掀開脈霖下的葉子
綠的血液映襯她

鴿子般的眼珠，漸漸濕潤

六
什麼樣的景物
誘惑伶牙利齒的怪獸
爬上大地的溫床

七
帶刺的芒草
浸透海水的鹹腥
心在路燈下放聲呼號

八
月亮是一張白紙
映出靈魂的蒼冷、惶恐
美妙音符飄臨屋脊

九
世界錯位了嗎
凍結的雲火掛滿蘆荻
神秘眼瞳凝視洞開的天庭

十
秋天，果實紅透
金子般的陽光燠暖坡田
風磨靜息，停止轉動

十一
石頭通曉愛情
小鳥出租了愛的權益
交響詩躑躅於羊腸小道

十二
夏夜的清涼緊緊偎著
你的胸口，噝噝啞啞的匕首
在朦朧的巷口晃動

十三
煙斗、甜橙、一雙鞋子
畫中靜物竊竊私語
一串悠長音符跨越琴鍵

■ 賈薇

1966年生於雲南鹽津，1990年
開始寫詩。發表詩作多篇。

狗和羊

寂寞的狗在陽台上
黑色的毛 嘴角帶黃
狗在陽光中探頭探腦
陽台下
一大蓬春天的草
三個住在附近的女人
走過
陽台高居四樓
狗許多時候
往四周 往下張望
一個男人牽著一只羊
青草旁邊
形影相吊
一只發育良好的母狗
從過道那邊起來
想靠近羊
這只孤獨的異類
黑狗看見了
黑狗低頭狂吠
羊咩咩直叫
咩咩直叫

鞋子·鞋子

我說鞋子的時候
外面 燦爛的陽光
曬得我 腳背發燙
你知道 鞋子
穿在我腳上
合不合適
你怎麼知曉

那一日
我站在門口
認識已久的男的
遞給我
一雙鞋子
我彎腰穿鞋的時候
知道 他在背後
看我的臀部
我臉紅 動作緩慢
為何 鞋大小適中
而你
沒來我的家
和我單獨坐坐

男的斜站
看面前 一大塊石頭的陰影
他笑
我常在你背後
看你走路
知道 鞋的問題
也很簡單

那一陣陽光多好的啊
曬得我
全身都有些發燙
我接過鞋
和男的一起進門
緊鎖 關窗

坐在抽水馬桶上

想詩

坐在抽水馬桶上想詩，
這和騎在驢背上造句，
究竟有何不同呢？

曰：那是唐朝，
而這是二十世紀。
（多麼的膚淺啊！）

另一個答案是：
那是農業社會，
而這是工商社會。
他們有的是閑暇和餘裕，
而我們卻是緊張兮兮的。
（這倒還有點道理。）

所以我就練好了一身的功夫。
例如：正當我伏案工作，
忽聞太座叫我去幫個忙，
我就擱筆暫停，跑到廚房裡去，
把她切不動的南瓜一剖為二，
去掉種子，再分割為十八小塊，
下鍋烹煮，然後回來，接下去寫，
我的文思都不會被打斷。
是的，我就有這種本領。
請問那些古人辦得到嗎？

子孩女下鄉個一給

堤岸上不知名的白花
流向不知何處的水
你採摘不知功用的禾草
你在工作
而你不懂什麼是生活
生活於你沒有意義
盛滿湖泥的船
駛向港灣
你不知道
海灘上拾貝殼的小孩子們
欲以珠光與夕照比美

你不知道
你並非不認真生活
亦不是春天永不近你的身
深綠的田野
深綠的水
深綠的成熟，富饒
你泰然站著
你的生命便是深綠
而你安於你的生命
時間停住，時間消失蹤影
雖然你搖落葉背上的露珠

留住歸鴉翼上的紅輝
你的眼睛閃耀光芒
而你從未翻查人的歷史
或者追問事物的關聯
啊，多麼宏深的一片寂靜
就似突然的和平
滋潤靈魂的何等甜蜜
這就是一首歌
永恆的明朗，永恆的清新
這是生活，何必需要藝術

2001年寄自新澤西

■尹玲

瞬 間

我真的相信你的誓言
其實你從未忘記
當時年方雙十的你我
七夕裡互傳私密的符碼
每一記號均縈繞最實的真切
見證之餘星辰不禁與你我看齊

巴黎是你想去而未去之都
是我代你為你完成之夢
有誰能夠似我
親自吟誦法文情詩百首
纏綿著往昔整整的柔婉情懷
在那無人會說法語的小小天地
與你交會糾纏 盡心品嚐
安謐的清晨 寧靜的午後
繽紛的黃昏 無眠的白夜
聽著 哼著 想著
追憶逝去的已久歲月
以及那歲月中的青春你我

我的確不懷疑你的誓言
縱即身處另一國度
你將會永遠記住
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
你我同等美好的花樣年華
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九的鳳凰季節
早已鑄成永恆的鍾情瞬間
烙印於你短暫生命中
蕩漾夢幻的心底深處

2001年寄自台北

我像是一棵枯樹
那無力的手撫摸著周圍
抑首望以前一樣的天空
追思曾經有過的故事
編、導、演說盡故鄉
說不完人生的辛酸……

回來雖無家落腳
我仍站在往事的角落上
眼淚的鹽味像失去的童年
誰說年歲不同美醜已分
眼中的西施啊
妳還像以前一樣很美
夢中的西貢

阿狗的名字已改成John
我的西施現在不知叫什麼
站在大廈下等似曾相識的人
沒有如龍的車馬卻有數不盡
的士在時間中匆忙而過……

不要問我以為又多嬌
堤岸的盡頭找不到以前鄰郊的田園
相見的“歡”包括太多感嘆
老兄的後人不識我
老兄已去遠方
不是萬惡而是萬能的金錢掌握了現代的命運
集思廣益的發揮頂點包括勞汗
有你有我有明天

不知名的老人啊！
手中握著一串的陽光感嘆說不一樣
抖震的手因那黃色忘了身在何處
回來是喜還是愁

2000年8月30日寫於胡志明市

■夢詩

老人與故鄉

■黃伯飛

一個“老”字

我竟然熬出這一個字來，
讓我挺直腰板
給自己叫一聲好！
謝謝你在“詩人”的前面
加上這一個字——“老”

附識：非馬在他今年出版的詩集《沒有非結不可的果》的〈代序〉中提到我的名字時，稱我做“老詩人黃伯飛先生”。我十分欣賞他送給我的這一個“老”字。幾年前曾不斷給自己打氣，希望能進入廿一世紀，今年過新年時一算，自己已經是八十有七。回頭看看，這一個“老”字可是掙來不易。

答問寫詩過程

我強制自己
不再寫感傷過去的詩
是我得了傷寒病
病了三個月的病。

發高燒 似是上了火燄山，
又似是登著風火輪
上天下地般地亂轉胡竄。
回到凡塵 鏡中一看：
腦袋上的頭髮
幾乎全禿，下面掛著
一副搖搖擺擺的枯骨。

這還有些什麼勞什子的“詩”嗎？
還要說個不完——那沉呀！

■黃奇峰

加 油

歷盡千山萬水的旅程
經過生活煎熬的蠻荒
終於等到一個加油的機會
把握良辰美景享用一頓溫柔
口和心都是炮徑一致的渴望
手裡急急將堅硬的加油管
駕輕就熟放入飢渴亢奮的油洞
聽著那嗶嗶嗶的如魚得水
像一串如癡如醉的音符在訴求
當高潮到達的剎那
嗵一聲不能再次挺進而癱瘓的
加油管自動停止了輸送
兩情相悅的纏綿

沉呀！把人都要拖下地平線的
落日嗎？

此後 居然看到數不盡的朝霞，
儘管由它 夜來 風風雨雨。
早八點 晚五點，一晃，
六十年一個甲子，
平平安安地打發過去。

有時 悒悶 抑鬱
要纏著我扯談，
我牢牢捉著它們的肩膀說：
“後院的幾棵山茶又開了，
我們出去看看！”

■伊沙

重要的是節奏

她喜歡女人
但總是急切地
瀕臨早洩的邊緣
所以向我請教
因為我曾對他吹牛
我確實把自己
吹成了一頭牛
牛，對人彈琴
我以教授的口吻
告訴他說
這是節奏問題
對人彈琴後的第一週
他已從原來的3分鐘
提高到12分鐘
一天晚上他歡天喜地
跑來找我
看他那麼心誠的樣子

我不得不招認
其實我談的是
詩的節奏
看來是一回事兒

最黑的睡眠

所有人都睡成
紀念碑的浮雕上
那吶喊呼號的人群
正在進行的表情
只有她們三人的睡態
安詳而甜美
這是夜間
在一列南下火車的
硬座車廂裡
三名正從故鄉
南返工作崗位的雛妓
她們沒有夢到美好的未來
但也沒有夢到
警察的陽具
她們

■李雲楓

暮

人近中年
道路從一開始就錯了
陽光只照在背後
在一面鏡子上折射反光
而森林卻在身體四周長高
生活艱難
希望都留給了孩子
留給了鏡子中那一片明亮的世界
我們在中途休息
看連續劇沿著枯燥的情節進行
孩子在吃飯時已經長大
只有兩個夜晚
就長到我們夢不到的地方
而我們已經變老
劇情的發展與我們無關
路對於我們，只是建一所房子將它截
住
成長，是一件殘酷的事
而我們都從這裡路過
從後面，我們一穿過鏡子
就看到父親
在一片暗淡的陰影中等著我們

2000年寄自北京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陳銘華

秋

一葉當先默默回到泥土
眾葉隨即紛紛擾擾：啊，秋

2000年十月十八日洛城

小 路

昨夜淌下
露濕霜重的
車窗上
桃花落盡
我愛的那人正離去

2001年二月十五日洛城

風 箏

我也曾努力的把夢想放大，但因而縮小了的生
命，要飛去一片什麼樣的天空來展示自己呢

2001年二月五日洛城

汽車廣告

風動石動海動山動天動地動，當一切能動的和
不能動的都瘋狂地轉動起來的時候，坐在我懷
裡的你，脈脈的眼波依然脈脈

2001年二月十二日洛城

■林忠成

餓 鬼

嘶嘶響的月亮
把草地倒成急救室
我把戶口遷入閻王那兒
溜了出來
照舊在人類總統那兒混飯吃

我蹲在田邊
對水稻大嚷
快長啊 快長啊
我三日沒吃啦

向上帝訴苦

我往少女的喉嚨塞了團豬毛
逃向上帝身邊
一五一十向上帝訴苦
兒子不識老子
妻子不結果子
上級不發銀子
臥室太多蚊子
這世界太他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戒 色

人也是輪回的
老和尚一本正經地
訓垂手肅立的小和尚
你得吃素
你得戒色
不要打尼姑主意
不要一見女人就
跑得比我更快

■ 葦鳴

2000年秋冬之際的現代漢俳十六

園子荒寒了
綠蔭竟日漸枯黃
等待著冷風

遠窗的微黃
拉近了深夜的夢
雨，寂靜如秋

人生如臨崖
葦草逆著風嘶鳴
石頭無言語

馬達聲隆隆
賽車手彎角拚命
爭回起步點

柔軟的野性
抱著小貓打瞌睡
片刻的禪機

巨象病重時
會尋找一個洞穴
忘記一切法

長街最多情
舊相識擦肩而過
深秋了小城

石頭的智慧
總會以某種形相
默示著永恆

秋，走到盡頭

幽幽地風裏細數
葉落如微塵

寧靜的下午
一窗冬雨在簾外
我倆的幸福

雨後的冬夜
路上行者匆匆過
赫然有酒意

落日無暖意
買酒的錢也短了
心，不斷下沉

總有一條路
可供受傷者尋覓
窩，雖亂，總暖

一縷煙升起
就有些煩惱飄動
遙遠的理想

煩囂市聲裏
古寺的鐘鳴漸遠
枯荷的寂寥

靜坐在這裏
沉思叢林的故事
泥土的情味

2000年寄自澳門

■ 黃河浪

唱歌的月亮

輕輕拉開夜幕
小提琴溫柔的晚風裡
月光如山泉
從亮汪汪的歌聲流出來
從清悠悠的小河淌過來
濺濕了
久已荒涼的心

一隻白鳥自水面銜起
粼粼的月光
沿山崖盤旋而上
尋找回音
依稀越千山渡萬水飛回
寂寞的少年

遙遠的民歌是
清悠悠的思念
悠悠的月光是
亮汪汪的小河
汪汪的柔情是
靜悄悄的流水
而悄悄的呼喚就是
清悠悠的歌聲

如深山融化的雪水
自記憶中潺潺復活
迴蕩不絕的聲音 來自
飄然披著杏黃雲裳的
唱歌的月亮

2000年寄自夏威夷

世上打油者，人亦打其油

■ 秀陶

漢張衡(A.D. 76-139)寫過一首〈四愁詩〉，很好也很特別，全詩如下：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從之梁父艱
側身東望淚沾翰
美人贈我金錯刀
何以報之英瓊瑤
路遠莫致倚逍遙
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從之湘水深
側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贈我琴琅玕
何以報之雙玉盤
路遠莫致倚惆悵
何為懷憂心煩悵

我所思兮在漢陽
欲往從之隴阪長
側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贈我貂襜褕
何以報之明月珠
路遠莫致倚踟躕
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
欲往從之雪雰雰
側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贈我錦繡緞
何以報之青玉案
路遠莫致倚增嘆
何為懷憂心煩悵

到了1924年魯迅大約不怎麼喜歡這軟性的格調，寫了一首〈我的失戀〉附題是——擬古的新打油詩，將張衡奚落打油一番。抄之如下：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她山太高，
低頭無法淚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麼：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她人擁擠，
仰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贈我雙燕圖；
回她什麼：冰糖壺盧。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塗。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去尋她河水深，
歪頭無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表索；
回她什麼：發汗藥。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衰弱。

我的所愛在豪家；
想去尋她沒有汽車，
搖頭無法淚如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麼：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

1976年時秀陶買到這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北京印的《野草》後，細讀之下不怎麼佩服，尤其這首〈我的失戀〉更教人反感。想到“世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的道理，便也照方炮製了一首，全文如下：

四望詩

——那首“擬古的新打油詩”之打油詩

我的愛人在北京
想去看她沒有簽證①
依依北望淚霖霖
愛人要吃外國巧克力
我送了她支半舊圓珠筆
從此便生了我的氣
長途電話她理都懶得理

我的愛人在台灣
想去看她也不簡單
黯然西望機票旅行文件也真麻煩②
愛人陪我賞櫻花
我請她抽Marijuana
也不過就嘔吐了那末幾口③
從此就向我說沙啞哪啞

我的愛人在西貢
想去看她又怕越共
低頭南望就是不敢進鐵幕
愛人教我誰是Lê Văn Duyệt④
我請她吃Bánh mì Ba Lê⑤
說是我這人太猶太
從此見了面就沒個好顏色

我的愛人在L.A.
想去看她便弄了架老爺車
東張西望跟人一比就是不對味
愛人帶我遊Hollywood
我送了她一包大冬菇
她說這黑玩意怎麼能吃
從此以後就不准我進屋
1976, Santa Monica

註：

①1976年時，L.A.尚無地方可以申請到中國入境之簽證，本人第一次回中國遷延至1979年方能成行。

②1976年時本人尚非美國公民，出國時自不得持用護照，而是帶一本白皮的叫作Travel Document中文譯作“旅行文件”的玩意。

③第一次抽的人常會發生嘔吐。

④越南英雄，有紀念廟。

⑤即“巴黎麵包”，西貢街頭到處有賣，平民化之食品也。

越南風笛詩社紀念輯

◎荷野 組稿

一九七五年前的南越華文詩壇，深受台灣現代詩的影響，自六〇年代始青年詩人結社蔚成風氣，當時作品的質量實不下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文詩壇。但戰亂之餘，幾散失殆盡，本刊創刊時即曾有意蒐集整理，惜成果不彰。今得本刊同仁，也是原風笛詩社同仁荷野提供資料組成此輯。雖然，風笛僅是當時許多詩社之一，其成員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年青人，而詩社自一九七三年二月創辦至一九七五年四月因烽火結束，短短兩年間的作品難以代表一九七五年前南越華文詩壇的成果，然其歷史價值仍在，也是本刊冀望能藉此引起各地原越華詩友重整越華詩史的一個開始！

——編者

■徐卓英

慶典

——誕辰有感並給思思

乾杯。痛飲我們第幾盞熱淚

母親把鄙棄拍賣我

病與妳是孿生體

世界呢 盛宴上的魚肉

普渡無岸

地獄有門

並且有一扇開向

上帝的聽道

遠方。遠方戰爭頻頻迴響

乾杯。麵包不是唯一的哲學

有些支票簽在水上

有些支票簽在雲上

活著。並且熱熱烈烈地活著

持青春的入境證

通過靈通過慾

我們進入天堂

天使們

未必會

快樂的

乾杯。讓我們愛得燦爛

如海灘上的太陽

乾杯。慶典著生命的豐盛

陽光下

世界必然美好的

情人世界

讓我吃掉情天

你仰望

便瞻我

成雲

讓妳自焚戀火

灰燼處

當顯我

真容

紅頂小屋

——遙寄白髮公主

當我涉足而過

許多的思念

水泉處

便有豎琴升起

思思 妳的散髮

很寓言的燭光

若妳是夢寐

當寄住我心靈

童話中紅頂的小屋

且以月鎌收割

我的一尺相思

思思 妳懸窗的

垂簾

■古弦

自寫像

他是悲劇與淒美的構成

是不被了解的憂鬱的也是悲憤的

鳥

他也是一只孤獨的狼

一顆被放逐的星

他Chung thân bât mãn(終生不滿)

然而他有時也這麼的想：

海上的月的確很美

美得令人不得不去遐思喲

他會想到在哪兒靜靜的躺著
聽潮退去
而後靜靜的夢

給愛兒維詩

· 第一首

小推車寂寞的蹲在角落
等你

四壁靜默
門一開啟
便被迎擊以蕭條

維詩
六晝夜的小別
暗紅的燈下
床是冰冷的
那對疲倦的瞳仁
一臥下來
便被淚水浸濕

而夢中總有一隻柔嫩的小手
緊緊抓住我被火灼痛過的頭髮

· 第二首

撕破層層的夜
來臨
你初脫離母體時緊閉著的右眼
遮蔽了一半的天空

維詩
陣陣切齒的絞痛
四晝夜焦慮的盼望
與逼出你啼聲的那重重一拍
迸裂出一種激動的飛翔

維詩
知道嗎？
故事就在那時刻進入高潮

■ 林松風

蘆葦詩抄 之拾壹

——寫給愛妻芳芳

據說妳是一顆用來早春
播下的籽子 而
綻放於月光的季節
秀髮似柔柳
妳的瞳眸邀來
一池清澈的澄明

以後 許多月月與月疊影裡
妳曾把如鈴的笑譜於
公園草坪花園

我竟是牧月的牧神
且來自葦衣錦繡的湄水畔

某一箇秋天從水中驟然醞釀
之塵囂甦醒

雲
海飛濤
午寐的酣夢 烙紅
山腳初熟的楓葉

芳芳 今夕
踏冰涼青石階
攜手至山頂訪月
雖說姮娥后羿已年代湮遠
我依然為妳而醉

而舞劍

■ 夕夜

夜讀故鄉秀娟的信

夜是一尊大理石

拆
開
妳是案前的燈

滿室
是故鄉

一條陳舊的乳罩

舊衣櫃撿起
一條容易殘破的乳罩喲
如同妝前擺著一個病瘦的秋天
婦人才惶惑喚著征人的名字

(呼喚便是石階上的苔痕)
一條陳舊的乳罩成為一縷閉垂的幽簾
一隻古典的愛情 一座上昇的墳墓

■ 藍兮

就把臂彎交給伊

秋。夜們竟然蔑視

我泡水後瘦鞋的咳嗽

之後

就把臂彎交給伊

之後把筋絡繃成蛇

並且縱容針管超度

風雨超度我體內的

偶然觸及那朵盈盈

我的顏面竟驟然

蒼白一如伊的服色

所以陽光便常斷臂

當三五只松鼠四下流竄

疼痛也是一種哲學

憤怒的血就怕找不到渡口

說秋天以後是冬天是春天

是有所謂或無所謂的爭辯

我的瞳睫遂放牧

濃濃屬夜的流盼

十日九風雨的風雨朝朝

讓我回首

放一雙瘦鞋划去

酒肆

■李志成

心事

——懷秋夢、冬夢

臨窗

推開一排秋色

瞥見

一群笛郎

在

天涯

掬出

昨日雲裡來的

一把熟稔的口信

無非

打個招呼

便想起

晨間

風裡偶然的

回首

(昨夜

牆上的月

是怎樣

的顏色)

遂穿衣

走向南來的水湄

蹲了

整個下午

垂釣

唯一等待的瘦臉

日落歸來

路邊

斜街的涼茶檔

菊花茶

千山萬水

的喚你

的名字

*菊花茶乃笛郎們宴敘之飲品。

■西牧

提趣

海天是一色的藍兮

而伊是水手臂彎深處的一尾

突飛而出的

魚

以後你的名字

要從水聲讀起……

而我們的水上浮萍

卻在諸仙閣裡

當了“監督”

這且不提

最壞的是笛老么

左邊懷人

右邊鬧著案子

好一副劉伯溫

盛怒之下

他在針灸之前立下誓言

以後桃花的那扇門子事

與

吾

無

關

無聊之外

有時一首十三行的絕句

讀

起

來

比〈念奴嬌〉更過癮

閒來無事

總聞笛郎高歌

笛樓在阮智芳街
笛人在樓頭的窗外遊行
(一個午後的奔騰)

滾滾的水在廚嘆起大漠孤煙
菊花躲在屜櫃裡安排節目
餅乾擺在檯上排起隊來
美人則放大在書架上
人卻住在別人的家裡……

我則把自己
深鎖在庭
每天每天
把新置的水族箱內的一些舊水
 抽出來 換進去
 換進去
 又抽出來

如此公式的生活
算不算是另一種哲學
 詩人的哲學

一陣鐘聲傳過來
四點。以後你會想些什麼呢

一架過境的Pam Am
超音速地
劃
過

導演笛郎一個 二月的晚上

碾過星圖
夢便摔落在另一半夜的舞台上
喧囂起來

所謂黑暗

(可怕的引火之物)
確曾誘使笛人們喜悅過好一陣子

(美麗的春天開始畫圓)
相傳
他們的掌上
普遍都握有一把別人的鎖匙
 任意地去開啟
 如同野百合

更似那個隨便飲牛奶的人
他很白 他是唯一分配不到陽光下
的一粒
細
笛

常企圖
把吃盡過昨夜的身子
 以拭擦過的小心
 窺探顏料背後的一朵芙蓉

而我已困倦 在
右邊人的右邊右邊的人

想著
想著
一口答應了下次的約會
必定

要來

■秋夢

魚的心事

——YY手札之三

無月的海我獨自泅泳
水藻無火
珊瑚無燈

多情的浮萍絆住我
今夜你不會再來

隔著天空只能對你說聲

Farewell

唉
雲

■荷野

幻·妳乃起點

而緩遲的呼息依然
我欲以一幻夢兆

Kiss妳

Kiss妳的雲鬢

 妳的星眸

kiss很輕 很浪漫

妳知不？

那黃昏無聊一如瓦楞

葉葉守望著雲哪

空間的溫度遂暖及唇之端

唇之端而舌捲

妳 乃一起點

■藍斯

春 茗

當且一齊坐止而舉起的
我回去後仍然
袖仍醞酏
所以捨不得去理髮了
于鬚也懶得青青
只因為一種意味
陶淵明老早就南山
採菊的卻是
低低月色落入
一池春水
而泛舟並非來自水鄉
我登岸的地方
所有的客人都去問笛
千里那麼之遙

寫給妻讀的詩

衣青青那漢子踏過天空也青青的一路
信什麼也無說
我們並不遙遠而等待遙遠
妳並不美麗而美麗的母心
雲在不在遠方
雨已那麼的霏
妳說：小意很胖很胖了
別讓相思寄給別離
如果橋築在距離的兩岸
如果蝶停在髮上妳的
燈下我讀一本妳臉頰寫的書
書不在戰地

■鄭華海

西貢五行

清晨是一塊麵包
剖開的麵包
是一張 油漬未乾的早報
唯一的消息 乃係
死亡

■泡沫

橫斷面

日子是排長木柵
伊說的。七月頗長
約會最好。幾時 週末
唸唸癡弦的詩更好

■黎啟鏗

逍遙的去處

——給愛妻雪清

撚亮 把燈撚亮
翡翠的流蘇梳妳的雲髮
星光多典麗 今夜
妳的睫簾多典麗
低垂如蔭蔭的楊柳
妳的眸采是個翡翠的湖
柔綠千里 浴我的靈魂
遂有心澗纖纖的流泉
潺潺入妳的恬靜

今夕何夕 星子們都來
汲飲我眉梢濃郁的纏綿

月光紅紅的臉兒躲進了雲際
偷窺妳的沁涼融解我的熾熱
妳的溫柔偎在我的懷抱 妳
的手
忘憂地蜷睡我的掌心 你的
髮絲
輕輕撩掀我欲睡的惺眼 我
復何憾
我復何求 如果三更驚起災
劫
我復何懼 我復何憂 握妳
的手
永恆垂一道雲梯
星河盡我們遨遊
黃泉 碧落 人間 地獄
何其逍遙的去處
我們攜手

■心水

黑 痣

——給我的女神

傾城的笑姿
展露眉尖跳躍著的黑痣
舉起眾多烽煙
妳的諸侯馳騁
一如急急赴火的蛾

我不死 年年飛繞裙外
無從進入那道城
城無兵甲
我無戰馬
牆自影成 我自

跪拜
妳舞裙成劍
刺殺十方善信的虔誠

黑痣的冷傳自妳的眉
冷傳自妳的耳
冷傳自妳的肩
傳自妳的腿
可以冷化嗜血的國君
為一城的陷落落一城的淚
而我心的熱度竟昇起
在妳有無間的笑意裡

■異軍

婚 期

之後你滿頰萬紫千紅
之後揚起歡呼

眾樹燦然睜開諸色眼睛
花夫人的漢子小白臉般遍處招搖
去國三季燕子在南方召集會議
門門貼春之顏於己之顏

於是多妻的並不灑脫的這個少年
從爸爸以及媽媽以及其他的一封紅包
娶妳

■冬夢

後 窗

陽光

將一盆萬年青的影姿
斜斜掛著
房間的檯鐘
七點半

偶然探頭

那戴近視鏡的女孩
正好
遞來
一個
微笑
一聲
早安
給我

■石 羚

從畫中走過

城市是心臟心臟是不停的
小村落的中午卻連浮雲都不飄
小村落是靜 靜是甚麼

這靜是摘不下來的畫
我打畫的右下方而入是掛不上壁
去
犬的吠驚不動天的蔚藍
小母雞的咯咯嘴噴的馬

後記：西區一年，偶經之地，常疑
入畫，雖匆匆而過，然恬寧村景，令人難忘。

附錄一：

風笛年表 ©荷野

原全體成員共二十人，括號內為現時居住地：心水、仙人掌（墨爾本）

；劉開賢（澳洲）；冬夢（香港）；西牧、夕夜（多倫多）；荷野（芝加哥）、徐卓英（休士頓）；藍兮、黎啟鏗（加州）；異軍（拉斯維加斯）
、藍斯、陳耀祖、李志成、石羚、秋夢、林松風（西貢）；古弦、鄭華海、泡沫（？）。

1973年2月11日創於藍斯笛樓。風笛之名由異軍建議，並獲全體通過。

共出版風笛詩展十次：1973年4月3日成功日報展一，1973年6月8日成功日報展二，荷野主編。1973年7月13日人人日報展三，1973年8月31日成功日報展四，藍斯主編。1973年9月4日人人日報展五，1973年10月18日人人日報展六，荷野主編。1973年12月10日人人日報展七，冬夢主編。1974年4月8日人人日報展八，1975年1月8日光華日報展九，李志成主編。1975年3月19日光華日報展十《風笛情詩專號》，藍斯主編。

出版週年特輯三次：1974年3月19日成功日報特輯一，荷野主編

。1974年2月11日人人日報特輯二，夕夜主編。1975年3月成功日報風笛二週年特輯，秋夢主編。

此外自1973年2月至1975年4月間又出版有：風笛三人聯展（1974.7.3荷野主編）；風笛散文專號（1973.11.1荷野、1974.1.4荷野、1974.8.13徐卓英主編）；台灣現代詩人書簡集（1973.8.31藍斯主編）、風笛書簡（1974.1.21荷野主編）。另已編好於烽火中來不及出版的有：風笛評論專號（仙人掌、夕夜、秋夢）、風笛長詩展（冬夢、秋夢、黎啟鏗）等。

附錄二：

■ 非馬

莫娜麗莎的微笑

一定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她面前
一個男人歪著頭左右打量
他的身傍
一個打扮入時的女人
正咧嘴而笑

觀音

法力再無邊
到了這裡
也只能低頭
憋氣
連腰都不敢
伸

後記：聽說當年檳城極樂寺籌建觀音塑像時，原來的計劃是一百二十尺，因高度超過當地的回教堂，結果被縮減為八十尺。這使我聯想到，該國為了照顧馬來人而設立的一些法律，使華人無法像新加坡的華人般人盡其才，委實可惜。最近接到當地一位友人來信，說現時情況已有所改變。原因是前年大選，執政黨靠華人票重新獲得三分之二多數席位，政策因此放寬了些。而已倒塌的舊觀音，也將由更高更大的新觀音取代。可見要改變華人的處境與政治地位，途徑是很明顯的。

Mona Lisa

there must be some deep
secret

staring at her smile
a man tilts his head left and right
beside him a painted woman
wears a wide grin

Guanyin, Goddess of Mercy

even with her almighty power
she had to lower her head
and hold her breath
careful not to give
a spontaneous
stretch

* A few years ago in Penang, Malaysia, the Chinese community's plan of erecting a 120-foot statue of Guanyin, the Goddess of Mercy, was forced to scale down to 80 feet so as to meet the ordinance of not exceeding the height of the tallest mosque in the city.

杜伊諾哀歌

◎R. M. 里爾克 作◎張索時 譯

屬於侯爵夫人 馬利·封·屠恩與塔克西斯——霍恩洛厄 所有

〔引言〕

《杜伊諾哀歌》(Duineser Elegien)得名於座落在意大利北部海港的里雅斯特附近，俯瞰亞得里亞海的一個懸崖頂上的古代要塞式建築物杜伊諾城堡。它曾是古羅馬時代的瞭望塔，相傳但丁在此寫下《神曲》的部份篇章。里爾克顯然相信這一說法。從詩的命名，和第十哀歌中，類似《神曲》主人公遊地獄，安排新死青年遊苦國的藝術構思來看，作者有意比肩《神曲》。

以杜伊諾城堡之名為名的還有以下重要緣故：這部里爾克視為平生得意之作，費時十載寫成的偉大作品，是在1911到1912年的冬天獨自住在杜伊諾城堡時受孕並完成頭兩首的。城堡為里爾克親密的朋友馬利·封·屠恩與塔克西斯——霍恩洛厄所有。她允許詩人在她不住的時候使用城堡。他們之間感情深厚，當初這位非凡的女性是為了他才活下去的。她不但是《杜伊諾哀歌》的贊助者，還是某種意義的合作者。如果不是她的勸阻，1918年秋天作者就要把當時寫好的前四首和第六首、第十首的未完稿結集出版，這樣一來也許就不會激出1922年2月7日至15日之間在瑞士穆佐城堡一氣呵成後六首的

奇蹟，以致全篇未必能做到今日的和諧。

《杜伊諾哀歌》是一部包括十首哀歌的組詩。哀歌(Elegie)，希臘文是Elegi，由一行六音步句接一行五音步句組成的對句體詩，起初，在古希臘用作葬禮輓歌。至於德語文學，克羅卜斯托克、歌德、席勒諸家，沿襲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做法，以哀歌體寫情詩；《杜伊諾哀歌》則屬於哲理抒情型象徵詩，但實質是以高度象徵性意象進行演繹的哲學論文。它從對於生之一端所謂死，作終極考察出發，揭示自古以來在“世界空間”(Welt-raum)孤軍奮戰的人類的人生真相、人生地位、人生意義、人與永恆的關係，儼然一篇寫給全人類的情詩。

《杜伊諾哀歌》是名符其實的哀歌，篇中幾乎處處流露人生哀嘆。這固然源於熱愛人生，源於為無限膨脹的物慾終使人類降格為野獸而起的憂慮，還應看作表現為哀嘆的呼籲：呼籲人類肩負起無愧萬物之靈的使命。那麼，死即永生。

《杜伊諾哀歌》中的沉哀有這樣一位母親：她識透人情看破紅塵而依然保持叛逆者參孫精神，力圖實現使人類重新獲得在心靈上起造更宏偉的廟堂的光榮，以此與

命運抗衡，達到人類的再生。

然而，激情澎湃的詩想，如高速旋轉的魔棒，幾乎時刻湧現的虛擬情境（象徵的自我調擴）寫意，以彈作連環的象徵（“象徵”象徵“象徵”）引導思路的神來之筆，所以由此推演而出的，涵蓋深廣暗示豐繁的人生見地，不免要在帶有神秘色彩的啟迪下最後定型。

《杜伊諾哀歌》是詩與哲學的完美結合。就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詩藝而言，它代表20世紀西方詩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第一哀歌

我呼喊，天使的班列中有誰聽？
就算有位天使，突然
把我貼心抱住：我也會毀於他
更強壯的存在。因為美無非是
我們還恰可忍從的原發驚悚，
我們為之如此讚嘆，在於美峻拒
有損於人。天使個個可怕。

我於是強自抑制，嚥下暗中
啜泣的引喚。唉，我們還能
指望誰呢？天使不行，人不行，
而聰明的動物已發覺，
我們在這經由解釋過濾的世界
安家也不很可靠。某裸日日
重逢的山坡樹或於我們有份；
昨日的街路為我們長鋪，
一個稱心的習慣靠我們對它的忠誠
而恃寵，才存而不去。

哦，夜呢，夜呢，當瀟天漫地的風
掠食我們的臉——，它不會為誰而留下來，

被盼望，卻讓人有些失望的夜，倦對
孤心的夜。對仰慕者來說它何嘗更輕鬆？
唉，彼此不過瞞起各自的命運罷了。

這一切你還沒意識到嗎？且將臂抱裡的空虛擲向
我們所由呼吸的空間；說不定鳥兒
會覺出輸入了風兒而報以更熱忱的騰飛。

是的，各個春天很需要你，無數星球
等著你去探索。往昔湧
起一陣波潮，或者
你行經敞開的窗畔時，
有提琴聲蕩出。這無一不在示現使命。
你能擔當嗎？你不是還常
為期盼而心亂，好像每樣東西都在向你
宣佈一個情人的來臨？（你會把她跟
在你心頭來來去去，更常於夜間逗留，
了不起的陌生思想藏在一起。）
你如果思念她，就請為愛她的人而歌吧；
他們那為人所稱道的感情還遠不足以是不朽的。
那些被遺棄者，你幾乎嫉妒上他們，你
發現他們比愛的寵兒愛得更深。
長請重新開始這素未著手的讚美；
想想看：英雄是不改初衷的，甚至他的沉淪
也不過是以蟄求伸的藉口。
而元氣耗盡的大自然卻將這樣的有情人收回
自己體內，彷彿是一舉而就。
你可曾思索過迦斯帕拉？斯坦帕
充分到，任何一個為情郎所
忽視的姑娘，從這情女的顯明事例
領悟，但願我是她那樣？
這等最古老的痛苦於我們到頭來難道不會
變得更可怕？我們愛著而為被愛者
所釋免承受情感振蕩之際：
豈不正是箭為凝聚比自身所有更大的力量
以彈飛而叩弓弦的時候。因為停滯即無地可容。

聲音，聲音。聽呀，我的心，一如往昔聖者式地
聽：巨大的呼喚把他們
從地上揚起；但他們又伏下身去，
這些不可想像的人，繼續神不旁驚地聽：
如此才是聖者的傾聽。這絕非要你忍受
神的聲音。而是聽那正在飄動的、
不斷傳送的、闐靜構出的信息。
從年輕死者們那兒向你颯颯吹來。
你走進羅馬和那不勒斯的教堂，
他們的命運不是隨處向你默訴嗎？
或有一篇銘文聳立於你的面前，
如近來在桑塔·馬利亞·福摩薩看見的紀念碑。
他們向我要求什麼？我悄悄排除
偏頗印象，那有時會
稍微阻礙他們的靈魂的單純游動。

這的確奇怪，不再住在地上，
不再適應幾乎不是學來的習慣，
不向玫瑰，和別的特許物
提供在人類未來中的意義；
不再做憂患無窮之手的
掌中物，甚至丟開自己的名字
如同一件破玩具。
真奇怪，不再希望希望。真奇怪，
看著自己身上的一切，如此鬆散地在
空中飄。死亡是艱辛的，
充滿使人從中逐漸體察一點永恆的
補償意味。——但活著的人都犯了
個錯誤，過於嚴格區分生死。
天使（據說）往往感覺不出，走在
活人中間還是死人堆裡。永恆的激流
永遠從生死二域沖挾世代
而去，在這兩個領域它聲蓋萬籟。
畢竟先我們而逝者不再需要我們，

他們悠悠然戒除世事，如嬰兒長大
嬌辭母乳。我們則需要如此偉大的
神秘，從悲哀經常

醞釀快樂的進步——：

沒有他們我們能活嗎？

從前哀悼林諾時慨然奏起
的第一支曲穿過乾涸的麻木耳道；
空虛才在那幾近於神的青年
突然與之長辭的受驚的空間，

落入如今依然吸引
和安慰和幫助我們的振蕩，
這個傳說豈是空穴來風。

桑塔·馬利亞·福摩薩是意大利
威尼斯一座著名的教堂，里爾克於一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九一一年兩度參訪。他所看見的
刻有銘文、在教堂牆上的紀念
牌，不知是哪一塊，儘管有許多
揣測。

第一哀歌析解

人類自誕生以來是一個孤獨的存在，像宇宙本身一樣。而“天使”作為藝術形象，雖然來自宗教，在沒有宗教信仰的詩人里爾克的觀照下則是與人對立的神性存在和全知全能的命運主宰和終極審判者。“天使”從來不在需要的時候現身，任憑你如何呼喊，一向只出現於人死時，他的擁抱意味死神降臨，他的嬌軀對於“我”也是“更強壯的存在”，所以“天使個個可怕”。

“我”代表人類。縮小來看，代表孤獨的個人。人所從事的工作的個性色彩決定人本質上是孤獨的，孤獨到“夜”——孤獨者的良伴，神秘的、永恆的、創造的源泉——不肯留下來作伴。

然而，處於絕對孤獨中的人類有自己的使命：創造“春天”，探索“星球”——再造新天地。使命承襲於往昔，並由現實喚起，從生死二域吸取養份，代代相傳，直至永遠對“被遺棄者”的“讚美”（即“理解”）因人而異，因時代而異，所以“長請重新開始這素未著手的讚美”。“使命”在詩中比作一雙情侶中被愛的一方。它遍及人類的任何角落，因為“春天”和“星球”向人人發出召喚，沒有人不願親自創造“春天”探索“星球”。

但是，正如愛情上有失戀者，使命上有被使命所遺棄者。如此說來，癡心女子迦斯帕拉·斯坦帕的遭遇和年輕死者們的遭遇最具代表性，恰可殊途同歸地喻為壯志未酬身先死者：前者中途被情人遺棄；後者提前被死神奪走生命。

出生於米蘭貴族家庭的意大利女詩人迦斯帕拉·斯坦帕(1523-54)，二十六歲時愛上柯拉蒂諾·第·柯拉爾托（Col-latino di Collalto）公爵。三年後被他遺棄。根據這段愛情，她寫成一部包括二百首十四行詩的組詩傾訴哀曲。

對待被遺棄的正確做法應該像弦上箭，化痛苦為凝聚更大力量的源泉。人不分生死，只有永生和非永生。沉淪是人人都會有的一種生存形態，甚至英雄也在所難免，但願人人不改初衷，沉淪不過是以蟄求伸。

死者的永生表現為生者虔誠地傾聽他們正在發出的聲音，而生者離開死者就活不成，生者需要“從悲哀經常醞釀快樂的進步”。

詩末以關於林諾的傳說喻解“使命”乃人生之魂。在希臘神話中林諾是偉大的音樂家，被主管藝術、學術和音樂之神阿波羅嫉妒而殺死。這件事嚇得人們渾身麻木，經神奇的音樂家俄耳甫斯為之奏歌，終於起敝振衰。引用這一典故時，作者賦予它以新的意義：俄耳甫斯的歌解釋了林諾的價值，人藉此歌奏而醒悟，勇氣和生命才回到傾聽的人們身上。“振蕩”一語四關：樂音振蕩和演奏者的、被表現者林諾的、

里爾克法語詩

鄭建青◎譯

French poems of Rainer Maria Rilk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oseph Miletello
and into Chinese by Jianqing Zheng

屍骨場

難道屬於勝利的
就只有折斷的翅膀？
而愛情總是失去
其所熱愛？

誰能記住死亡的春天
和微笑呢？
載運我們的波浪啊
它向極哀奔湧。

只願不要發生什麼
可以阻止我們。
可死神匆匆碼起
一個個骷髏。

素描

湖邊，柳樹下
道個明日的金輝裡，
那些剛漆成紅色的小划子
像一片片瓜兒
奉獻給
飢餓的季節。

花 娘

我的雙手啊，它們不再屬於我，
它們屬於我來採摘的鮮花；
這些鮮花，它們以純潔的想像
為這雙不再屬於我的手
創造另一條生命。這樣，
我會恭候在他身旁，
在這條生命身旁，好奇我從前的這雙手，
我不會離他而去，我要傾心
聽他說話，那他就不會對我說：
哦，你這個心花的。

風

我看見兩只眼像兩個小孩
漫步在林間。
他們說：咬我們的是風，是風——
我回答：我知。

我知道一個愛哭的女孩，她的情人
兩年前一去不返，
可她很甜地說：是風，是風——
我回答：我知。

常常我在臥室醒來
好像有個聲音在對我說。
你！可夜喃喃：是風——
我在床上哭泣著：我知。

新年之詩

短暫的下午結束了，這一年也了結了；
花園盡頭樹林上的天空也沒什麼改變，
一個沒有結尾的天空；這濕漉漉的街道，
它們之間站立的房子空蕩蕩的沒接受什麼挑戰。
我遠離人們回家的路步行著
——馱東西的巴士遠離了工作，
穿過薄暮，回家的自行車遠離了磚堆——
那裡夜晚彷彿被棄的貨車孤獨而又沉默。

這些房子被扔掉了，還摸到了被打破的窗子，
台階上沒有牛奶，一張紙條釘在門上
講述著離去：僅僅是陰影
移動著，這一天裡一小時後才看得見太陽，
對我而言這些衰落的景緻有它的用處：
讓我牢牢地記住，我生來就有的忘性，
在根兒上總會發生一種變化，
一個真實的世界最終無疑地消逝了。

連續幾夜，在這損毀之城和它
顯而易見的寓意的外邊，即使我們和平地生存
廣大歲月也會在這裡輕輕鬆鬆地通過
——是的，甚至在這裡，即使我注視你的臉
在老條件下盼望一個字或者一個笑，
這臉肯定也不會成為與我目光相撞的友人，
僅僅是一個陌生人微笑著轉過臉去，
兩人中誰也不會第一個履行這行動。

有時候它會在夢裡對我顯示
伊甸園總是希望遊戲于
生命之外，從他們最喜歡的時光中；

這些令人驚奇的遊戲已經死掉了沒人參加了，
再一次把這事兒說清楚；或者遠離的人
他們將不會忘記一場秋天對話的理由
它沿著鐵路，在公園裡偶一回眸，
任何記憶最大的部份也依賴著機會。

看看這些我就知道我錯了，
了解這花啊這根啊看起來沒什麼危害
就是危險；必須給他們警告
從這些充滿失敗魅力的簡潔之夢中，
從他們疏遠的充滿樂趣的想像力中，渴望著
恐懼著工作，拿著手套像個醫生
導致一樣的結果。鈴聲
我們通常等候的鈴聲這一年不會再響了，

它睡得挺香，留下了沒打開的瓶子
明天辦公室郵票上的這一年將被修改；
明天新的日誌將被查閱，新的曆法也將建立；
這小小的調整了的生活也將重新向前走
牽連著我們的全部；而生命的聲音將被聆聽：
“你將會把迷失的注意力灌注在我的身上；
是我需要你，並受到你命運的影響；
我是你要愛的，你還要把你的詞匯給我。”

1940.12.31.

媽媽，夏天，我

我媽媽，她討厭雷雨，
她舉起每一個夏天，還滿腹
狐疑地驅散它，恐怕一大群
葡萄黑的雲團埋伏在那裡；
而這時八月的天氣突然變化
接著開始下雨，脆弱的冷天

把被鳥兒遺棄的天空磨尖，
她焦慮的夏天的面容漸漸消失。

我，她兒子，雖然夏天生
熱愛夏天，但照舊是
比較輕鬆，當樹葉凋零；
夏天的日子常常呈現
完美而快樂的標記
我不能面對：我必須等候
一個少勇敢，少財富，少清澈的時刻：
一個更為合適的秋天。

1953.8.

皇家車站酒店的 禮拜五之夜

燈光從高處向下幽暗地鋪展開來
光束覆蓋著空蕩蕩的椅子
那些相對的臉，變幻著不同的顏色。
通過敞開的門，餐廳宣佈著
餐刀和杯子的較大的孤寂
還有彷彿鋪設地毯一樣的沉默。侍者讀著
一份沒賣出去的晚報。時間流逝，
所有的推銷員都已返回利茲，
只留下會議室裡滿滿的煙灰碟。

無鞋的走廊裡，燈燃燒著。多麼
孤立，彷彿一座堡壘，它是——
有抬頭的信紙，準備寫給家
（如果家存在的話）的流亡中的信：現在
夜晚來臨。村後的水波一疊一疊。

1966.5.20.HW

故 事

年輕的時候他厭倦那些著名的風景：

故意的低淺的小山，惹人生厭的鳥群
飛過了岩石堆；他厭倦回憶
鄉村的孩子們還有他們淘氣的詞語，
他放棄了他小小的權利而去了南方，
他一眼就認出他所希望的謊言
在居民們動人的嘴巴上，
在沼澤地邊兒上的教堂，在炎熱的藍天。

永恆的。這海市蜃樓居住著他的美夢，
友好而極棒的，聖者，或者至愛的友人
根據他的敘述。他也間或
想念著他的鄉村，並感到驚奇
孩子們和岩石堆是同樣的安靜。

但是當他老時他就忘了這一切。

Cherwell, 13 February 1941

水

如果我被要求
去創造一種宗教
我將用水去造。

去教堂
限定涉水而過
擦乾，不同的衣裳；

我的禮拜將雇佣
投入水中的肖像，
被猛烈的虔敬淋濕，

我在東方舉起
一杯水
那兒任何角度的光
聚集沒完沒了。

說詩小札

■黃伯飛

●莎士比亞的幾首商籟體

讀中學時，知道英國有個詩翁叫莎士比亞，他寫的戲劇有製成電影的《馴悍記》，和一齣被翻譯成中文名字翻譯得那麼使人入醉的《仲夏夜之夢》。在北京輔仁大學讀西方語言文學系時，不知怎的看中了莎士比亞寫的商籟體十四行詩，畢業論文寫的是〈論商籟體〉，導師是系主任英千里。現在看來，英先生當時實在是年輕，從英國留學回來纔三十出頭，他在莎士比亞所寫的十四行詩之中特別選出了幾首叫我好地把它讀個明白。事隔多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讀莎氏這全部十四行詩時，覺得英老師選這幾首詩選得很合中國人的口味。1982年讀的那一次，把詩中的幾個“Love”當做中國思想中的“道”去了解和體會它，今年1999再拿來仔細想想，覺得自己並沒有搞錯，這和我第一次讀莎氏這幾首十四行時已相隔六十四年了。

●詩與人

說詩屬於人，人屬於詩，這都是廢話。人不屬於詩，詩亦不屬於人，詩與人之放在一起，只是一種巧合。這巧合當中包括腦細胞之如何組成和分配：感官部門耳、目、口、鼻各自分得了多少，放在一起又會產生一些什麼“生理”“心理”的反應。當然這更和環境中客觀的一切事事物物有關，沒有一個詩人是沒有頭腦的人，也沒有一個人是沒有詩的頭腦的人，說他沒有詩的頭腦，那只是說他在某一部份的感官上，他的腦細胞稀少，或是逕直受到損害而不能合理地發展。

這種巧合，說不上是幸福或是不幸福。幸福嘛，是他或她居然能控制指揮某一部份的腦細胞，使它們發出一種中和的力量使其他感官部份的偏激作用，重新恢復均衡。不幸福嘛，是他或她在這個過程中竟然失卻了控制——只是

指揮著一些字來加深已然發生的不均衡，因而陷入一個無可解脫的困境。

詩不屬於個人，個人亦不屬於詩，要使詩真正的屬於人，那只有是那些屬於人人的詩；個人之屬於詩，亦只有是在這些屬於人人的詩中找出他或她自己這個人。

●讀詩可以明理嗎？

讀詩明理，讀詩明些什麼？明情嗎？情是什麼？什麼是情？明了又怎麼樣？現代詞彙中的“情詩”是明說“情”的詩，不是說明“情”的詩。頭一句的“情”只說的是男女相愛的“情”，第二句的“情”——須要說明的情，那是人際關係中使人心酸淚落，寢寐難安，欲割難捨，還能驚天地，泣鬼神的情。讀詩如讀得這類的詩，讀懂這類的詩，那麼就可以不單讀詩可以明情，讀詩亦可以明理了。

●怨、恨之分

怨是由怨（音淵，被人冤枉的怨）而怨，怨可能傷害自己，但不傷害他人（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恨”與“狠”近，人心一狠，則會出大妻子，毆打兇殺，無不可為。為什麼詩有它的好處呢？為什麼詩可以作呢？“怨”是詩人與他所要尋覓的常相左，“怨”是詩人所旦夕尋覓的尚未曾獲得。“怨”是詩的動力，沒有怨，更又沒有“比”和“興”和“賦”，詩是作不成的。細看中國的《詩經》和西方聖經中舊約中的詩篇(Psalms)，前者“怨”的表達，委婉的成份多於魯直；後者“怨”的表達多係訴諸上帝，請祂宏施揚善懲惡的神力而伸張正義和公道。以詩的素質來論兩者的“詩”（兩者之作詩的人大不相同：詩經的詩，大多是老百姓——平民作的，詩篇的詩則係猶太王大衛和他的樂師們作的），究竟還是詩經裡的詩來得“溫柔敦厚”一些。若是追溯到中西古代文化的源頭，亦多少可看出些日後彼此在思想、感情和性格上之不同罷。

談寫詩與讀詩

●紀弦

有一位出版家，曾經對我說過：“當今寫詩的人太多，可是讀詩的人太少。”言下之意，出版詩集，沒有銷路，賠本生意，誰還願意做呢？這不能怪他，在商言商嘛。但我不能不問，寫詩的人太多，讀詩的人太少，此一情況究竟好不好呢？請注意，我的問題，專指台灣的詩壇和出版界而言，香港和大陸方面，暫且不談。

首先，對於“寫詩的人太多”這一問題，我的答案是正面的和肯定的。因為台灣，自從光復以來，由我和覃子豪、鍾鼎文三老合作，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個詩壇，至今依然存在，而且欣欣向榮，這一文學史上鐵一般的事實，誰也無法否認。君不見，今日之台灣，新人輩出，佳作如林，詩集、詩刊與詩選之多，實為五四以來空前未有的；我認為，稱之為“第二盛唐”亦不為過。當然，“太多”寫詩的人，並非個個都是第一流的，而只要百分之二三傑出的詩人能夠亮出來一些“永久的東西”，那也就不會輸給李白與杜甫，也不會比不上里爾克與阿保里奈爾了。至於他們的作品，即使被商人所拒絕印行，萬不得已自費出版，而只要行家看了點頭，那不就行了嗎？難道一個詩人，必須仰出版家之鼻息，看出版家之臉色，蒙其恩賞區區之幾文版稅而生活下去嗎？那多可恥！

其次，對於“讀詩的人太少”這一問題，我的答案亦非反面和否定的。因為詩是少數人

的文字，詩集之不暢銷實為一正常之現象。而一個真正的詩人，是絕對不肯譁眾取寵，迎合大眾低級趣味而寫作的。至於一二例外暢銷的作者，有如走紅的“歌星”一般，那也不過是由於其身份之特殊，引起了一般人的好奇心而已；其作品之“藝術價值”，根本就不在衡量之下的。

而總之，“寫詩的人太多”是好的；“讀詩的人太少”也不是一件壞事。站在我所提倡的“新現代主義”的立場上，我們認為，詩人是一種“專家”，而詩的讀者也是一種“專門的”意義上的欣賞者和終將成為詩人的“準詩人”。例如我的朋友吳慶學，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多年前，經由痲弦介紹，他和我通信相識，遂成為忘年之交。他最喜歡讀我的詩，素有“紀弦迷”之稱。他有時也寫點東西，雖不多，卻很美。例如發表於詩刊《新大陸》第三十四期的一首〈進入四度空間〉，他說那是為了要“和”我的〈四度空間遊記〉與〈四度空間狂想曲〉而寫的，實在是太棒了，凡看過的朋友無不叫好。怎麼樣？我也曾說過嗎？“而今而後，我的作品，只對吳慶學一個人發表，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就叫做“知音”。是的，作為一個詩人，今生今世，能有一二“知音”如痲弦與吳慶學者，我想我也可以無憾了。

2001年二月六日寫完本文
於聖馬太奧老人公寓

《非馬的詩》自序

感謝主編犁青兄及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的野曼兄的好意，邀我加入這套叢書。我知道在這叢書裡出現過的詩人，都是中國當代的一時之選。其中有我見過面或通過信的朋友，但大多是緣慳一面。無論如何，能同這些我久仰的名字聯在一起，對我來說是個難得的機緣與殊榮，特別是作為海外的首位受邀者。

雖然我曾在國內出版過兩三本詩選及幾本合集，能夠有系統地讀到我的作品的人似乎並不多。一九九六年底我在廣東中山及佛山參加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的時候，在一個戶外的詩歌朗誦會上，一群年青人圍著我問，究竟要到什麼地方才能買到我的書。我也曾接到一些讀者的來信，訴說購買我的詩集之難。其中有一位曾托朋友徒然找遍了廣州及深圳的所有書店。對於這些讀者，我衷心感到抱歉，也一直希望能好好編一本自己比較滿意的選集，報答他們的熱情與期望。

現在終於有機會把我自認為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收在這本選集裡。只是因為篇幅的限制，有少數幾首被我剔除在外。好在它們大多已在其它的選集裡露過面，所以也不算是太難捨難分的割愛。

芝加哥有一位文友，曾熱情地為我的作品寫評介文章，並購買我的詩集作為贈送親友的禮物。她是虔誠的佛教徒，所以把她的接觸並喜愛我的作品歸功于緣分。但願所有愛詩的人都能有緣分讀到我這本書，並進而喜歡我的詩。

非馬 寫于芝加哥
1999年 9月 5日

二十世紀初，當意象派誕生時，極力要擺脫維多利亞晚期詩中的矯飾情調和多愁善感，鼓吹詩須濃縮凝煉，語言須簡潔質樸，意象須新穎具體，而且要達到“理智與感情在瞬間的複合”的效果（龐德語）。美國現代著名詩人威廉斯的一首名為〈詩〉的意象小詩，從結構的構思和意象的運用來看，很具有意象派的這些特點：

當貓
爬過
果醬櫥

之頂
先是右
前腳

謹慎地
再是後腳
步下

到空
花盆
內

此詩不帶哲學的思考，不含感情的呻吟。短短四節十二行，結構緊湊，語言簡煉，意象具體，情節也非常簡單：一隻貓爬上爬下。此詩簡簡單單，就一句話，可威廉斯為什麼要將此分為四節十二行呢？僅是為了詩形的需要嗎？其實，詩人如此分行分節，都是為了再現貓探路時由輕捷而躊躇而謹慎的動態過程，可結果很滑稽，小心翼翼的貓還是掉入一個深深的空花盆內。但如果僅僅是描寫一隻貓爬上爬下，此詩也就沒什麼值得談的了。不妨再看看詩名。既然取名為《詩》，這貓就必然和作詩有關。貓爬上爬下時的期待、努力和探索，卻換來滑稽的結果。由此類推，對於大多數詩人來說，經歷了一場詩創作的心路歷程之後，其詩的結果是不是也和貓的一樣滑稽呢？詩人們是不是只能獲得空空如也的感覺呢？千古絕唱畢竟只是滄海一粟。

最後的英美詩作

◎劉耀中

（續上期）

二、羅伯特·克雷利1926年生於麻州，幼年失父，左眼失明。曾為美國政府到印度、緬甸等地工作，進入哈佛，但未畢業。婚後旅遊歐洲，1948年左右，結識奧森，參加“黑山派”。1956年重回學府，畢業於墨西哥大學。在大學教授英語維生，接受來自威廉斯、奧森和金斯堡的影響，也受了爵士樂的影響，晚年提倡“簡化主義”，不喜歡“分析的思考”。

三、查理斯·奧森(1910-1970)，1932年畢業於哈佛，以研究梅爾威爾的《白鯨記》馳名。他發明了“投影詩詞”，是來自精神分析和美國的“實用主義”。他提倡“高速實用主義”，是黑山派的首席詩人，以投射迅速地把感情表達出來。寥寥數語，表明原意，影響後現代主義甚鉅。

萊瓦托芙對大母神及處女神的崇拜

中東女神伊師塔，是巴比倫及亞述神話中司愛情、戰爭及豐收的女神。人們對她的崇拜有古老記載，遠比猶太宗教中，對上帝的崇拜為早。西方的文學、哲學、宗教、政治根源於此，由於西方基督教徒繼猶太教的重陽性實習，束縛了女性，萊瓦托芙有信奉猶太教的背景，故對此比較敏感，在《伊師塔之歌》中寫道：

月亮是牡豬

在我嗓子裡咕嚕咕嚕

他的光，照亮了我

在空隙處的泥土發著光

銀色的泡，消失了

她是母豬

我是豬仔，我是詩人

當她張開白唇，要將我吞下

我咬住了，那笑聲搖晃著
月亮
黑暗中的慾火
我們咕嚕咕嚕地搖晃，發出
光亮

另一首是關於西方文明心靈的詩：
“我需要她們，用火炬照耀我／那黑暗，阻擋著我們前進”。

黑山派詩人奧森和心理學家萊格對萊瓦托芙有一定的影響，使她相信男人的另一半是安尼瑪。安尼瑪的女性形象，像一只蝴蝶，今天的西方，應該有一個月亮——新的形象，在黑暗中飄蕩。

萊瓦托芙自認是詩人，她的工作就是為獻給那些靈魂、心靈而努力。詩人應重視那月亮，因為聖經上記載摩西就是在月光下，接受了上帝的十誡。現代文明已忘卻女神的啟迪，尤其是在阿波羅太陽神的視力之下，萊瓦托芙接受了尼采的提倡，對酒神的崇拜，跟隨戴安尼索斯去尋找女神戴米特(Demeter，司農業、豐饒、婚姻之女神)及處女的清泉。

黑山派詩人

他們是反對美國傳統及學院派的詩人。前一輩有龐德、威廉斯等，今天有羅伯特·布萊。此人也可以說是黑山派的前輩，比較更神話，更超現實。黑山派的鑰匙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是道地的美國哲學，新實用主義的首腦，要算是杜威。杜威曾到過中國，接受了道教和佛教的影響，所以二十世紀的實用主義帶有幾分道教色彩。

黑山大學的園地在北卡羅連納

州，創於1933年，德國的包考斯(Bauhaus)建築，簡單的機能主義。是一種先進的工業藝術與教育，五十年代變成了詩人的大本營。奧森為校長，克雷和鄧肯擔任教授。奧森的詩是反對詩作的詩作，是用一種壘球場上的粗話寫成；而威廉斯用的是充滿火氣的字眼，為學者所不齒。正因此而吸引了一些青年，他們喜歡實用主義，反對嚴肅的學院作風。三十年代中，美國面臨著經濟蕭條，奧森成為“客觀主義”的次要詩人，奧森的庸俗化，連他的信徒也嘆為觀止。

奧森的詩缺少韻律，只是文字堆砌，好像在打字機的空間裡跳舞，為表演而作，造句中文章構成法，被他認為是寫作障礙，使“能”不能自然流動。奧森很注意在什麼場合朗誦詩，他不喜歡名詩人如羅伯特·福斯特這一輩人。他要的是開放，要打破舊的詩人自我，有如杜威的哲學，有如希臘人的特性，不告訴別人他做什麼事的目的和意義。在學府裡，他們承認“黑山派”為一個主要的二十世紀世界詩派，但是“黑山派”的影響文化越來越廣泛，儘管學者們只承認“黑山派”僅居次要地位。今天，後現代和電腦空間的朋克派實是受了奧森的影響，近來奧森被推崇為後現代鼻祖。

“影射詩詞”和“開放詩”

奧森曾在哈佛聽過榮格的訪問演說，他一一記在心頭，決心把榮格的靈力“能”的理論和實用性引進詩內。這種“能”是流動的“能”，而不會被人為地阻止

。譬如：聲音為語法造形，韻律等等全屬於人為的，但是感覺要直接由詩人輸送到讀者面前。奧森要把有阻礙性的理性降到零，自由自在地把字在紙上一行一行地速速流動，而且奧森對榮格的尋根心理特別重視。如有一首詩，題目是〈那些日子〉：

無論你怎麼說，留下根上的泥，
只是讓我們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

奧森更注重資料的重要性，他說：“資料讓我們看到了肌肉的深處”，他注意古老的記憶，即榮格所謂的“原始象徵”。奧森認為那是有機體，他想把主觀和客體混合在一起，但結果是兩者都弄不清楚。他把身體比做地圖，結果把自我消失在空間與時間之內。他的藝術將失去生命力。奧森又說：“誰擁有拍子，誰就擁有天下”，他的理論往往是半科學性的。

奧森的影響不只反映到丹尼絲的詩作上，也影響了黑人詩人利萊·仲斯·巴勒格。

奧森更影響了披頭詩派，他的高速度實用主義曾獲得羅斯福總統的欣賞，而答應要委任他做郵政部長。可惜當羅斯福競選勝利後，奧森並沒有獲得這個職位，使他感到失望而酗酒，自暴自棄起來。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影響了六十年代的搖擺音樂師詹·莫里森(Jim Morrison)，他是大門(The Doors)樂隊的頭頭，於1972年在巴黎自殺。詹莫里森的詩，就是奧森的藝術加音樂。

(完)



●《新大陸》主編，詩人陳銘華的散文詩集《天梯》已於今年三月由新大陸詩刊出版。
 聯絡洽購：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計劃於今年出版第二本《夏威夷華文作家選集》，並將選稿範圍擴大普及至全美國的華文作家。

●詩人尹玲創作豐收，童詩集《旋轉木馬》於2000年6月由台灣三民書局出版；2000年11月詩人翻譯的俄裔法籍作家安德依·馬金尼的法文小說《法蘭西遺囑》（此書於1995年榮獲法國龔固爾和梅迪西兩項文學獎，以及中學生的龔固爾獎）中譯本又由自覺出版社出版。

●旅澳華文詩界於十一月在雪梨發起成立《酒井園詩社》（Barwell Garden Poet's Union），詩人西彤和冰夫出任詩社正副社長，雪陽任副社長兼秘書長，雪梨作協黃雍廉會長和澳洲著名女詩人Robyn Ianssen為顧問。同仁雜誌《酒井園》季刊及雙語年選，由雪陽主編。同時將出版網絡版，在“海外華人網”（<http://www.hichinese.net>）發行。《酒井園》季刊歡迎詩友們投稿：xueyang9@hichinese.net或：4/45 Caledonia St, Bexley, NSW 2207冰夫收。

●由日本當代著名詩人、作家荒川洋治、宮崎學和東京大學教授棲原曉等學者創立的旦本首屆外國人留學生文學獎揭曉，中國河南籍留學生田原用日語創作的〈與冬天無關〉等三首詩獲此殊榮。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為鼓勵外國人用日語進行創作的文學獎，因而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2月20日，在東京學士會館舉行的授獎儀式上，田原接過了由日本著名雕塑家北村鐘製作的題為“太陽于月亮”的獎杯和30萬日圓的獎金。

●由蕭開愚、臧棣、孫文波三人編選的中國詩評集《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經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0年12月出版，內分詩創作、詩評、詩人訪談、詩史、隨筆等輯。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5.00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2 溫柔 \$5.00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5.00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